墓誌銘

西堂集

九

第十四

西堂先生集墓誌銘卷之二目錄

西堂先生集墓誌銘卷之二

贈吏曹叅判行大司諫李公墓誌銘

公諱鳳年字　韓山之李肇自麗之中世至牧隱
父子始大公其後也公三歲而孤自傷不識父顔終
身慕不衰嘗聽人讀諺書有三歲喪父事頗與已相
類聽未已流涕汎瀾在旁者不忍見後遂廢而不讀
以不克逮事先考者推而事母夫人愉愉翼翼不違
其志壬戌擢司馬除翼陵叅奉已卯又擢增廣文科
旋罷其榜除童蒙教官以明陵董役勞陞拜尼署别
提遷司憲府監察出監眞寶縣秩滿歸除翊衛司翊

衛因大臣議復前所罷科始調成均館典籍轉兵曹
佐郎并不就除忠淸都事遞爲洪陽縣監坐稅船晩
發編配廣州德峯驛因旱蒙宥連除侍講院司書司
憲府掌令司諫院獻納又兼知製教實錄郎廳或遞
牌或呈病亦皆不就以子巨源官侍從推恩陞秩拜
掌隷院判決事又連除承旨禮工曹叅議大司諫或
再授或三授亦多呈病遞牌蓋公素志淡於名利脫
又自知與世寡諧遂歛而不出所居窮巷蓬藋翳逕
時與近洞耆老扶杖相過棊樽錯陳頹然終日若與
世相忘若公殆所謂避世墻東而泯其迹者歟丁未

七月特授兵書叅知病不能拜命以初九日告終于家春秋七十六時校理君自寧海謫邪蒙放而歸公之乾殯已四日矣父子竟不及面訣聞者悲之以其年九月己卯葬于金川梨谷帝釋山下艮坐之原公天性峻潔然介而能和貞不絕俗待人無畦畛色笑可親而亦未嘗詭隨家貧人不堪其憂而處之晏如平生無皺眉之色唯嗜書如蒭豢棲山食淡與苦行頭陁同其刻礪者殆十年嘗言讀書以思索為主作文以寫意為先自恨晚學失師用工則倍於他人云尤喜朱子綱目循環熟復至忘寢食以為非春秋義

例難以通解遂兼觀胡傳凡歷代治亂興亡與夫是
非得失之迹瞭然如在目前擧以語人至不錯其幾
卷與幾編訓誨後學至老不倦及門之士多所成就
或欲擧公實迹上聞于朝公輒峻責之及公沒而朝
家始贈公吏曹叅判公夫人母李孺人無他子女唯
夫人是依及夫人卒竆無所歸公奉之一如夫人在
時終身不蓄姬妾人以爲難治邑清簡不喜撓民深
以俗吏干譽爲恥雖如洪之地大務煩官門寂若無
事遇儉歲必捐私廩以賑未嘗請錢貨料辦儒雅之
治皆有去後思牧隱之後五傳而有諱清歷南床典

翰官止漢城左尹事載已卯名賢錄又再傳而有諱
安濟贈承政院左承旨是爲公曾祖祖諱廷喆司憲
府監察贈承政院左承旨考諱秧有至行純孝早沒
妣全州李氏縣監檗之女夫人昌寧成氏士人後昌
女端莊雅絜善相君子先公三十年而沒葬祔公墓
凡擧一男一女女早卒男巨源前弘文館校理娶士
人鄭光緖女生三男三女男宇和運和世和女長適
進士韓光世次適申曦次幼校理君訪余楊寓以公
墓銘見屬而其辭甚戚噫公之志操行誼旣足以矜
式衰世而其經術文學亦非俗儒所能及顧公善晦

不伐而余之文又不足以闡蕟幽潛則其何以稱校理君之孝思而能有以不朽公哉第紀公官閥行治系之銘曰

世醉功名如蟻慕羶公擠不有翔鵠在天世飫腐腥嗜深機淺公味道腴枕葄墳典世喜為黨互排競媢公獨閉户不纓其冠具是衆德歛而不出嗚呼若公其誰之匹偶天畸人在公何嗟銘以貽之千載不磨

進士尹公墓誌銘

余既為尹雲仲銘其兄文仲矣雲仲又以其先大人進士公墓銘為請紀昔己巳秋公與其弟季受及吾

內兄李寢郎學顔同登南岡而余亦從之飲酒騁望
相與娛樂余時年十七少公七歲公謂余見君抵某
人書殊有作者氣吾甚愛之余謝不敢當而藏之四
十三年矣今而以不腆之辭銘公父子斯豈公所嘗
期者而推公見與之意其或不以為涸也歟遂收涕
而許之謹按公諱志淳字和甫其先漆原人遠祖松
碑顯麗朝官銀青光祿大夫兼東北面都指揮使其
後有諱碩輔仕本朝官弘文館直提學燕山時有直
言配江陰以卒中廟褒加贈遞廉吏寔為公八世
祖曾祖諱有吉平昌郡守贈戶曹叅判祖諱遇丁司

憲府掌令贈吏曺叅判考諱叙績戶曺正郎妣潘南
朴氏經歷世基女公幼聰警爲父母所鍾愛讀書音
吐清亮不𣪍遍輒暗誦不忘纔解綴句語已能驚人
十七𦙶鮮司馬翌年遭内艱持喪踰制舊有病至是
益羸悴見者危之已巳與仲氏正言公同擢司馬庚
午六月十八日患脚腫竟不起得年二十五八月辛
酉葬于延曙先塋至丁亥移窆于楊州加五里坐坤
之原孺人昌寧曺氏祔焉公性高潔篤於孝友常以
早失所恃爲至恨遇諱辰躬洒掃視牲滌器克致如
在之誠待人坦率不設表襮而見有過亦必面斥不

眞瓜俗名也當曰甜瓜

少饒其有阽於困厄者悉力周給初不計親疎有無乃至鮮衣輟哺少無難色卽文仲之疎財好義蓋有所自來矣文叔長於辭賦藻采燁然筆法亦姸妙已巳發解公卷在一等考官皆賞詞翰之兼美云孺人禮曹叅判夏興君漢英之孫金溝縣令憲周之女善事舅姑中饋女紅靡不得其宜當公沒絶飮食數月旣而悟曰吾而死誰當教養吾兒者吾其無以下報亡人矣遂復飮食家雖貧隨方拮据俾子女免於飢寒而其教之也則慈而能嚴公之病嘗屢索眞瓜故孺人每見眞瓜輒爲之噓唏終身不近口沒于丙子

九月十三日年三十二有二男一女男敬龜卽所得
文仲早沒無後敬龍有三男一女男長㬎國餘幼女
適柳太垣進士有二男東雨東夏銘曰
天旣生之俄又椓之彼昭昭者逝將安適惟玆四尺
之封卽爲幻軀所托女而士行亦祔于是後人哀憐
尚勿斯毁

外舅通德郎姜公墓誌銘

公諱晉相字候仲晉州人遠祖啓庸高麗國子博士
五世而有諱蓍三重大匡門下賛成事諡恭穆生諱
淮伯始仕我朝爲東北面都巡問使歸通亭生諱宗

德以學行進官司憲府掌令於公為八世祖曾祖諱
楫隱德不仕祖諱興載官侍講院輔德以文學著名
考諱碩昌由弘文館校理出為鍾城府使以卒妣平
山申氏府使恦女大司成敏一之孫公生八月昊小
環偶墮草樹間乳婢殊不覺月餘婢抱公至前所遊
處公忽叫欲下婢恠之置公於地公匍匐披草得環
擧以示之婢走告申淑人淑人及府使公皆大奇之
五歲知讀書日記數百言及壯聰悟絶人如書之禹
貢讀不過一遍即應口誦無疑其於史學尤該通凡
人名地名年號之隱晦者亦皆詳記無遺乃至本朝

故事亦多鍊達人家世系族派一閱終身不忘人多
以其得姓源委質於公而知之者少遊朴玄石之門
玄石深加愛重屢以稱於人府使公沒於北塞公自
京奔哭盛夏潦水漲溢踰山驀谷二千餘里哭不絶
聲形色羸黑氣息綿綴行路爲悲及返櫬諸弟皆病
公獨無事居憂執禮甚謹祈寒盛暑不脫衰經蔬菜
之屬少有滋味輒不近口事申淑人愉愉翼翼未甞
違其志與諸弟同居家無私財皃無常父接人以誠
不設表襮人皆愛慕而樂從之遊然鑑識過人懸斷
人休咎後多奇中沈尚吉髫年有才名仲氏欲壻之

公力沮曰兒目視多白長必不吉鄭麟重幼有能詩聲次唐人長安古意一時傳誦公愛其才延之東床及見大悔懊曰吾為一首詩所瞞或曰鄭生奇士何言之過公曰此子外驚虛遠而內多慾將不得其死後果皆伏重誅內兄申僉正錩有獨子思喆常憂其弱公曰外家諸侄惟此兒必有福祿公之藻識多此類也其於程式之文皆不學而能尤工騈儷在場屋屢遇宿搆而必改製子弟欲以舊本書呈公終不許竟亦蹭蹬終身斯命也歟少時同筆研之友多翺翔臺省而公淡然守窮安貧旣未嘗有艷慕之意亦不

肯屑屑過從唯書卷不去手或自抄寫積成屢秩以
是自娛而已易之不見知而无悶詩之不忮不求公
即有焉晩挈家歸隱楊江以戊戌十一月初二日告
終享年六十七翌年二月權厝于驪州圓寂山下先
塋側負丁之原配青松沈氏牧使檼之女有一男五
女男壽國女長適郭鎭漢次絶食自死次適李德壽
文科叅判次適沈錥進士持平次適韓應井早夭壽
國三男三女男長甫岳餘幼郭鎭漢一女適李仁和
李德壽一男三女男山培文科女適崔祉興沈鎔尹
得輿沈錥三男麟之説之靖之德壽少娶公門公一

見即期許其所撫愛有踰於常今公沒十四年而余亦髮種種矣每過公大灘舊居輒不勝俯仰今昔之感壽國具狀屬銘唯其辭之不敢溢所以報公疇昔之知也悲夫銘曰

有蘊則多卷而不試其責有歸非我之耻惟楊一曲山明水綠藂莧是甘布褐猶燠彼得志者交鶩華轂秉運吐氣我聖我彥公樂內全奚外之羨雲徂水逝我涕其泫圓寂之原其下冥冥何以貽之外甥之銘

工曹判書兼知訓鍊院事李公墓誌銘

公諱基夏字夏卿韓山之李自稼亭牧隱父子始大

牧隱子種善始仕本朝官至判書謚良景良景生季
甸策两勳官至領中樞府事韓城府院君謚文烈自
此冠冕赫舄凡八傳而有諱義培叅靖社功封韓川
君丙子虜難以公清兵使領兵勤王戰没于雙嶺贈
領議政謚忠壮生諱穆魁武舉解額未及覆試天啓
甲子西帥适叛隨内舅副元帥李公曙禦适松京師
潰為偵賊潛入京為适所得賊脅使降以鐵檛檛問
副元帥安在罵不屈遂死之事聞仁廟哀之特贈軍
器寺判官後以子貴贈户曹判書韓原君生諱汝矦
歷御營訓鍊大將官至知中樞府事韓興君謚貞翼

娶延安李氏大司諫袗女繼娶慶州李氏學生公亮女是爲公考妣公幼沉靜不妄言笑貞翼公甚奇愛之稍長讀書通大義大臣有知公者将啓于上俾就武擧貞翼公聞之瞿然曰我子由文由武奚關國家事而顧敢煩上請耶遂命公學射肅廟丙辰登武科御營廳郎辟爲哨官旋除宣傳官兼備局郎廳對周詳諸堂上皆喜得人陞都摠府都事刑曹佐郎陞正郎兼賑恤郎廳自律甚嚴嘗捧糶吏以剩米告輒叱退自衙還奴牽馬者懸草鞋鞍後公問知其所由得嚴杖之己未拜遂安郡守勤於爲治譯訓民歌以教

民凡所條設具有法度方伯善公所爲遍諭列邑使
皆效遂安郡人日投書衙垣更相告訐公榜示嚴戒
投者遂絶旣歸民追思碑之秋拜內禁將陞折衝階
有失水靴者疑其同番請遍搜公曉之曰豈可以一
靴之故遍疑多人吾靴可代所失遂脫以與之庚申
除竹山府使翌年辭遞拜宣傳官癸亥遭貞翼公喪
守墓于仁川服闋復除宣傳官兼御營千摠俄出爲
甲山府使爲本營啓留除慶尙右兵使課藝繕械事
靡不擧威行惠施軍民感悅丁卯四月公在營忽心
悸肉顫不能自定母夫人果以其日沒於京弟奔歸

廬墓如居貞翼喪既除服訓鍊都監辟爲右別將旋
拜春川府使前官信賊誣援多拘良民濫刑取服公
察其寃理出甚衆後有被援者公使混立官屬中命
賊認其不能認者輒自服誣引府自經亂逋穀甚多
官擁虛簿吏緣爲奸而民以病告公以官用耗穀悉
代充大修倉舍許穀數以入取逋案燒於通衢於是
民歌舞之行操有將官死於陣率諸將爲之臨哭棺
殮歸其家一軍感泣瓜遞爲御營別將因事罷禁衛
營又辟千摠叙除兼內乘出爲濟州牧使州在海外
俗媮薄不識倫常之爲重至詞訟黜陟亦必曲逕啚

囑公旣揭榜嚴飭而又取金思齋警民編鄭松江訓民歌陳古靈眞西山諭俗諸書刋布島中使各坊各廳分掌曉諭俾諷詠於閭巷隴畒之間州多高年爲設養老宴又遍饋以物及歸老幼扶携持魚酒爭送多泣下者甲戌陞嘉善拜揔戎使又除訓鍊院都正兼捕盜大將都揔府副揔管襲封韓城君乙亥憲府囚捕廳軍官擅收通符公以狀聞仍請申禁上詘憲官特放軍官在囚者政院覆逆亦不從冬除三道統制使當赴任上引見勉以盡心職事公旣到營書盡心二字揭壁遇飢賙恤以誠民卒免於流亡以其餘

力整飭軍械俾不朽鈍丙子拜御營大將兼備局提
調冬拜兵曹叅判直內司特宣法醞告病遆上遣御
醫胗視仍賜內劄除漢城右尹陞左尹時飢癘疕屍
相枕藉城內外公啓請定監官收埋諫院乃謂全不
檢飭請罷公職叙拜副摠管出為平安兵使本營債
規利外殖利積逋累萬公悉啓滌之申飭列邑將校
子名隸旗牌者使自備戎裝戰馬團束待變及還朝
力陳汰定軍役為可惜又請燔甓埋置以備不虞安
州寧邊劃給附近邑官穀以充軍餉上并從之庚辰
除摠戎使捕盜大將移御營大將兼備局提調辛巳

除訓鍊大將又除刑曹叅判兼軍器寺提調仍大臣
建白繼疏陳韓川韓原兩祖死事狀并命褒贈旌閭
死囚曺永植在獄亂言及公公待命金吾上以狂妄
失性之言命鞫永植即伏誣罔拜兵曹叅判守知訓
鍊院事時有修築城池之議公言臣嘗遍觀八路形
勢無如都城者况軍器兵粮盡在其中棄以遺賊提
孤卒往保南漢孤堞甚非得計又曰所謂濶大難守
者爲城濶軍少不能分排也都城六千堞堞立五人
三萬人足矣見今都民十一萬添以五軍門兵卒不
廣何以能容因兵判尹世紀公會侵辱連疏乞解職

上優批不許公猶力辭屢違台命上兩罷其職叙復
前任兼帶悉如舊上閱武春塘臺公中兩矢馳射又
中面賜豹皮及内廐馬諫院論公擔當城役耗財歛
怨及其訐竄始唱約条之説請罷職不叙時廟議主
等都城公謂新舊城不許繕等既載丁丑約条先咨
後等實爲萬全因是臺啓請罷主事大臣而并及公
冬以受由久在外因臺啓罷職旬餘特叙悉還舊職
丙戌超拜工曺判書以風病陳疏乞觧遣醫賜藥物
又連使掖隷視疾致内膳既少間始趍名命上喜甚
諭筵臣曰訓將病愈能出仕矣因入侍請復訓局陛

户之規又請取濟州入山馬分給騎兵并許之兼都
摠府都摠管上以我國操兵專用戚法令諸大將相
議變通公疏言陣法理奥知之實難猝易變通誠不
容易目今操鍊多用方陣既有定形有似拘局聖教
所謂偏而無活法者以此然節目無多而易習變幻
甚簡而不難前層纔交後層間出既寓畨休之意又
兼奇伏之理此非活法而何夫有全勝之將無全勝
之陣為今日計宜姑緩變陣之議先求才智之士諫
官因誤傳之言謂公輕侮朝廷請罷未久又特叙還
前職除知中樞府事校理黄龜河疏論訓局事至以

軍儲蕩竭咎公公疏辨甚悉上批曰予之任使卿久
矣決知卿非貪墨之人儒臣未諳訓局規模與兩營
有異疑之於不當疑之地指意非常予實駭然又特
下備忘俾招公屢違名命仍待命金吾諫院以偃蹇
請拿問既納供命削職俄特叙還授前職公時在仁
川廟堂啓言兵曹之啓促上來者雖用前例而命將
體重不當簡易若是宜用別諭上又以口傳付職為
未安特命開政皆古所未有也公天性慈仁恬靜和
而有守嚴而不猛雖以武進而其飭躬如儒生凡情
奕花石衆所好者一無經意商譯雜流屏迹門庭雖

喜觀書時或習字而已自朝議多歧鮮有免於標榜
而公常言此系士論介胄之士又何與焉口無雌黃
前後收議非軍旅則皆謝不知公會外絕無過從乃
至邪騎亦病閑然世亦以此頗相疑甚左右侵軼殆
無虛歲而公處之夷然曾不介意乙未正言趙尚絅
論公濫刑殺人持平趙榮福又以秘關推奴劾公始
請拿問繼請削奪上只許罷職叙除捴戎使公陳疏
言宮家惡奴之怙勢恣橫者施之以常用之刑致殞
於轂旬之外猶謂急急撲殺他尚何說至於鎮營行
關聽理始於前任元告亦臣邪昧事係治盜詞證明

白何嘗彷彿於推奴上賜優批所以慰藉公者甚厚
上幸溫泉命公留都節制五軍門左右捕廳都民依
公以為安中使持標信或夜至開城門公馳啓請勿
論中使宮官尚未及門限皆留止城外待曉始入自
此城門不夜開戊戌十一月公病猝劇上遣醫胗視
頒藥物又遣掖隸致酪粥公神識已昏猶口不絶感
激之言以二十四日告終于鄉校洞舊第享年七十
三訃聞兩宮震悼輟朝二日命優給喪葬需且致東
苑秘器遣禮官致吊祭如禮已亥正月權窆于楊州
治北遠源里艮坐之原公薦於內行其侍貞翼公疾

貴已衣緋而手自燃堗以適其溫凊語及母夫人輒
嗚咽久之事庶母盡其誠禮得一味之美必先進之
其在外官則朝夕饌品必親檢之仲氏府使公素羸
病與之同居時其寒燠視其飮食保之如嬰兒五十
年如一日庶妹年與女齊其備嫁衣於妹所無則於
女亦不備曰我女豈得過先君女撫恤貧族救其飢
而助其婚喪章服之外唯服綿素戒子女不得衣華
盛平居無疾言遽色浮誕鄙倍之言未嘗出於口事
或近巧絶不萟於施措間是皆天性然也歷職內外
家人婦女無敢以差除獄訟干者所至必務節縮官

絡充牣每倍原簿其自外邑歸乇嚴飭家舉武至搜檢曰毋累我行裝還家之日僕被蕭然貞翼公以廉白聞於世而公克承克紹臧獲田宅無所增益嘗曰爲將者正己而攝下自然有威而可畏非暗啞刑殺所能致其治盜未嘗輕加訊杖曰是刑也不死則爲殘疾可不愼歟先朝眷禮迥出尋常公恒言一則曰國恩二則曰國恩而其遣人言則雖閒釋敦迫必屢疏固辭以爲苟不識人間羞恥三軍之士必將以禀令爲羞乃至違召就理必適乃已其不肯苟於進退又如此配貞夫人延安李氏青松府使文徵女謹於

上云思瀜此云思澈兩者一誤

享先嚴於治閫交闗亟祝絕於門庭姻黨親族稱其德美生後公一歲沒先公十三歲葬在仁川雲谷負壬之原擧丈夫子輒不育取府使公子思瀜爲後進士縣令二女鄭河瑞生員縣監金取魯文科判書側出二男思愼武科思謹二女察訪金潤引儀呂必新思澈娶僉正尹志益女金取魯二女洪啓禧趙正達思愼娶錦平尉朴弼成庶女生一女幼後娶進士尹挹女生一男思謹娶叅議丁始潤庶女生一子一女并幼金潤一子二女子東範女趙冕彬季幼呂必新二子幼余少侍家庭數聞先君子稱公爲賢而顧未

及識公及余策名登朝公已沒矣每有九原難作之歎今縣令具狀屬銘謹取其大略序次而系以銘曰

允矣李公國之干城業雖弓馬操乃儒生恂恂雅飭匪戒求名資孝為忠約已勵清謳謠南溢威化西行人曰信哉貞翼有子既秉戎麾仍陟元帥屢遷屢授天眷靡替病有醫來辭輒麾繼嚾嚾多口在公何傷良玉遺焚彌著其貞七旬齒尊八座官榮世方火馳得者恒鮮坦步自致不資扳聯混混末路乃始見公維揚有山光氣騰虹告後式敬公藏其中

淑人林氏墓誌

淑人姓林氏羅州望族高麗大將軍庇之後父諱世
溫龍驤衛副護軍大父諱宗儒翊衛司副率以吏曹
判書贈領議政忠翼公墰之子出後於承政院右承
旨㥚母完山李氏司憲府掌令贈左贊成迥之女淑
人生十九年嫁爲户曹正郎尹公扶之妻又四十年
而以乙未十一月二十九日沒于溫陽邑底始葬龍
仁泛開洞戊申改祔于同縣金坂鄉正郎公墓左凡
擧四男四女男黍教顯教彦教勉教黍教先夭顯教
彦教俱擧進士亦早沒勉教今爲義禁府都事女適
郡守宋堯佐判官任適士人李薹及第曺命敬淑人

始嫁家雖饒而以護軍公之尙儉也資送衣衾不用文錦而用綿布執笄之裝結麻繩爲大帒舅家婦女及婢妾皆指笑之淑人夷然畧無慊色姊姒凡八人異門同室長短羣起淑人恒自謙恭不以舅姑之愛加人又飭女使無敢妄有辭說於是門庭間其譽洽然姑金夫人晩年雖多子女而恒安正郞公家以正郞公及淑人善能承意致養也金夫人夏必困於午睡淑人取諺冊展讀于前音韵清暢雖甚熱不命止不止金夫人洒然忘其睡事死如事生三年饋食必誠必愼曰他日入廟雖欲復爲此其可得乎正郞公

喜施予遠近親族多歸之淑人一意承順少無靳色
田庄所收酬人求匃者半之接人仁恕雖婢僕有過
不色詬子女告以太寬則曰爾翁御下頗嚴吾苟不
爾非剛柔相濟之道也授兒小學書至古人言行特
絶處必反覆諷誦而曉之曰美哉吾兒亦能如此乎
其赴恩津也内兄李相國濡來送見愛女以縣綿爲
長衣而無裳輒歎異之曰妹氏非今世之人使爲丈
夫而居吾位必能儉俗裕國也淑人所以爲婦爲母
者旣如此而其在家尤篤於愛親方八九歲時母夫
人當寒足冷不能寢淑人夜必抱足卧褻問足得無

寒乎護軍公嘗得趙松雪書以淑人手蓺過人要傳模淑人承命下筆不失毫髮護軍公病阽殆時方隆冬淑人每澡浴禱于家廟晨夕拜日月願以身代旣又刺指封臂出血以進筮者言當以馬禳淑人曰吾雖靡不用吾極遑問事之不經乃命洗護軍公所乘馬置庭中親下堂祝天淚隨言下護軍公疾旋已馬則病死聞者異之護軍公旣沒李夫人高齡在遠鄉淑人每思戀涕泣及正郎公宰溫淑人之弟象德爲便養自天曺郎出守湖南之珍山淑人喜甚卽往省無何而李夫人病殁淑人哀慕殊甚旣還于溫每値

朔望輒為位服褒而笑及朞病漸篤遺教諸子女曰
吾所藏一褶子及襦衣此吾先姑先妣所嘗襯身者
襦以覆吾首褶則置諸身上又開示一箋曰此吾父
母手書吾平生未嘗須臾離各取幾幅納于棺餘以
殉之壙傍無違吾志其終始不忘孝有如此者嗚呼
若淑人其可銘也已銘曰
嗟惟淑人惟孝之至自幼及老由老至死一念慕親
斯須不弛推其在家舅姑是媚薦蕃孔嘉兄弟咸喜
克相君子克順克敬訓子以義飭閫以正考德則多
壽奚不永銘以著徽亦後之警

亡兒墓誌銘

壬子二月二十七日 上御進脩堂晝講畢講官經筵官交口言故假注書李山培文學超出流輩不幸短命死未究厥用宜用近例贈職 上爲之嗟惜良久命贈弘文館副修撰知製教兼經筵檢討官春秋館記事官於是其父具其事告兒靈筵遂笑而爲之誌曰兒名山培字士寅方在胎母夢山底有於菟穴處俄卽奮迅而出其文炳如也遂名而字之幼娟秀雙眸如曙星三歲能識字五歲就壁畫牛馬諸物象皆甚肖見者奇之七歲先妣沈夫人授以書不過一

兩遍輒能通其義退而端坐讀之其聲琅然雖他兒
陳雜戲於側曾不一睨乙未父笑少弟哀傷特甚不
復以課學爲心一切任其所爲兒能自從人受業甫
及冠文藝驟進每下筆瞬息千百言矯健有氣其父
驚以爲奇己亥兒年十七叢解司馬己酉又叢解每
赴泮試輒居前列世皆擬以壯頭而竟連屈庚戌擢
文科庭試第二名兒既風神洒洒而識見文學又皆
過人由是聲名振一世先輩長德咸謂當作後來領
袖雖父母親舊之心亦然譽隆而忌盛亦其理也掌
令崔致重疏言山培父在考官列而山培多用其父

文宜褎處 上察其誣嚴教亟罷致重及分館朴致
隆等又尼梘院 上并罷致隆等然兒以此凢除堂
后史局郎皆不就唯於辛亥冬迫於嚴命嘗一入侍
上既屢回聘而諸承宣皆歎其周旋中節有若習熟
者其父憂其名之或浮於實也戒以閉門讀書勿復
投足世路兒亦絶意進取唯日夕探翫古書以自娛
而已如是而猶不蒙神佑斯命也歟兒始病用卜人
言移寓南村余日必再往見兒見余雖甚困頓必整
容起坐氣漸微而神不變眼彩比平日益炯炯至二
十六日昏後兒語其姉曰吾病漸篤意中自然作惡

欲更見父母面耳余聞心動亟走見兒自伸其掌意
欲握余手而不敢請余識其意授以手兒便牢握不
忍釋余曰若病豈有加乎兒曰疾已不可爲矣其聲
纔能屬余乃曉之曰若怖乎人生脩短已定於有生
之初其能至於六七十難矣其下則或有稚孩死者
有冠而死者有至三十四十者其參差不齊天之命
也若雖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矣當安命順分置死
生於度外使胷中坦然無所係強進藥物以盡調治
之道誠使若終不幸者吾年衰鬓白覺前去日月無
多當埋吾骨於汝側庶父子相依地下耳兒始釋手

頻問其母之来遂與之訣如訣其父顧其妻曰毀焉
無或過也其姊取指血以着饅謂梨膏兒飮而覺之
曰顧姊無爲無益之擧至翌日丑時氣遂盡余復就
見則已屬纊歛手足矣余呼其小名曰望喜吾来汝
其知否寂然移時兒忽微擧手以示之嗚呼天胡忍
爲是也兒踈眉清揚晳而秀鬚手足軟潔如玉性慈
良清恵與物無競人未嘗見其有忿厲之容方其登
第也泮人走傳喜報兒徐曰吾果得中乎初無驚喜
色及其遺人言亦恬然不色曰在戒無愧斯足矣終
其身未嘗怒詈其人雖其心之所欲爲苟父母止之

則不復萠諸心雖微物苟父母所蓄不敢輒用雖其心有所不平在父母側其色愈和晨昏定省不失其時母素多病醫藥供奉必盡其誠力以其父不啖牛肉亦終身不啖牛肉丁未先妣患痢漸篤凡藥糜之屬兒必先嘗適其溫冷而進之左右扶護皆得其宜他子女不能及也時先妣却藥不肯服而感兒誠孝輒時強進先妣旣沒兒手錄遺事甚詳每治朝夕奠需從其姊出入庖廚爲取樵燃火以助之嘗隨其父東邑雖閉門深居不預外事時或携書棲山㴱句不返邑人創見以爲異事論人吉凶邪正往往多驗筆

法道勁能運腕作徑尺大字甞作壽夭說曰使百歲老觀十歲殤固爲一瞬間使八百歲彭祖觀百歲老與百歲老觀十歲殤等耳十歲百歲八百歲推而至於千齡萬齡都不過一夢夢之延與促又何足論其言殆若自慰其生至戊申紀事詩則有云平生抱負志食年纔三十嗚呼此其讖歟抑前知其有今日乎若然者吾之所以期兒誤歟親舊誤歟一世誤歟奚其蔉於言者不祥若是也雖然自古及今其賢如兒或過兒而夭沒無稱者何限吾所悲者吾年六十矣在家在官百事皆仗兒今旣失兒孑然人世生誰扶

我死誰埋我只使人稱之爲窮人以此終此生而已
豈不酷哉兒生於癸未八月歿於壬子二月其葬在
楊根西古同山下坐艮之原距判書公墓數武而近
兒之先全義人父吏曹叅判兼兩館大提學德壽祖
京畿觀察使兼兩都留守諱徵明曾祖黃海道觀察
使贈吏曹判書諱萬雄母貞夫人晉州姜氏通德郞
晉相女兒年十六娶東萊鄭氏高山縣監錫祚女生
一女三男皆幼其少者兒逝後五月始生銘曰
昔吾銘吾亡弟曰我死君埋理之宜君死我埋埋我
誰當是時有汝也而爲其少也吾猶云爾今天奪吾

弟又奪吾子吾不復置念於烏鳶之食而唯以餘生
之不速化為毒

司憲府監察李公墓誌銘

公諱九成字儀叔李為國姓定宗第十子德泉君厚
生即公八世祖也曾祖諱惟偲贈領議政行同知中
樞府事祖諱景稷贈領議政行戶曹判書謚孝敏為
長陵朝名臣考諱長英尚州牧使妣延日鄭氏贈贇
成溭之女公甫學語已能識字及壯出遊黌舍聲譽
藉甚癸卯中司馬庚戌除司饔院叅奉分差燔造之
任禁省浮費事克以集遷典牲署奉事又見差山陵

監造官蒞事通敏叙勞陞六品除司饔院主簿遷司
憲府監察甲寅二月二十九日以疾告終壽堇四十
其年十月葬于果川社堂里先塋側負乾之原公天
姿耿介有孝友至行常以父母心爲心所愛亦愛所
敬亦敬有疾則色不滿衣帶不解煑藥煑粥亦必躬
親不以委婢使牧使公甞疾䃢公血指以進疾果良
已家雖貧甘旨未甞闕父母苟不悅而見責負罪引
慝若無所容雖伯氏正郎公或有過情之訶亦必和
顔好語回怒爲笑弟妹患癘皆躬自救護叔父判書
公正英甞按關西公從之留營中深居書室日以讀

書爲事不曾窺門外一步地箕城人乃不知按使衙中有子弟病世之外剛內荏者其處已接物未嘗不在於寬和而臨事見義毅然有不可奪之操睦於親戚與諸兄弟羣從兄弟接屋連基朝夕相從和氣融融至於鄕居窮族尨隨事周恤曲致其誠意遠近宗黨如歸其家筆法精妙世稱王氏家子敬雖在悤遽之際未嘗胡草亂書常吊知舊主家屬公寫銘旌吳竹南竣以一代書家鉅公從傍睇視公畧不動色排寫安閒吳公旣羨其筆法又服其操履焉配令人金氏系出光州同知中樞府事愼厚女婦道甚備後公

三十五年以戊子三月十三日沒享年七十四葬祔
公墓左擧一男四女男聞政以侍從父加階通政女
長梁徵通德郎次金宗衍牧使次金壽徵次朴昌徵
武科營將聞政八男一女男宦國早夭宦世文科大
司諫宦績宦岳宦直宦維宦業宦宗女申鎭垕梁徵
二男一女男益桂益標武科女閔思孟進士金宗衍
二男一女男得大進士郡守錫大女鄭錫遠金壽徵
三男一女男爀煜燁女鄭揆朴昌徵二男二女男聖
揆聖基女李　　次洪應寅進士宦世男性孝繼擢
大科方出入臺省夫以公才行之美宜若大有所展

施而卒之位庳而又無年此固親黨交遊所共惜者也然後出兟兟頭角多嶄然使天道而果有知也其不食之報殆將於是乎在矣大諫慈夫人余之再從姊也以公墓文見托義不可終辭遂按狀序次而系之銘曰

聖諭爲政首稱孝友家道見光奚弼奚輔世惟不幸匪公之咎惟其少試乃在蔭路公有不食子孫多有若若其授于臺于府神報公祉俾裕厥後婉婉令人配德無疚媚于公姑載薦漿酒既鬒而居跡不踰户始終𨾴禮三紀而祔斯惟吉宅永安且固

處士鄭公墓誌銘

德壽幼從先君子拜處士鄭公於南山下公與弟麟蹄公聯坐談笑其風致散朗無一點塵俗氣德壽雖騃猶能心識之時公庭中有馴鶴德壽意欲得之公笑曰孺子亦知愛此乎擧而畀之無難色德壽藏之心迄不敢忘也未幾而公遂沒而寒暑已四十七易矣夫以德壽之稍能知拜跪而其所追記當時事者推此而已則況鎭川君雖子於公堇免乳耳又豈能所有省哉其不能擧公之全亦其勢宜爾於是鎭川君怵然以懼以所嘗承聞於太碩人者次爲狀而屬

銘於德壽德壽其又忍斬諸公溫陽人諱純陽字子
實其先有普天仕麗中葉官至户部尚書其後得良
始仕本朝官判繕工監事四傳而為左議政順朋寔
生縣監磏學通三教世稱為北窓先生生諱之復無
嗣取堂弟叢桂處士之升子時為後又無嗣以伯兄
佐郎晦之子麟卿為後蓋再斬而再續矣仁祖朝擢
文科官止右副承旨娶海州崔氏持平弘載女是為
公之考妣公天姿峻潔如秋霜皎日視人之伊優脂
韋者如或浼焉平生未嘗向人有所求丐麟蹄公在
邑欲分俸濟公要公送人公曰此吾性所不能宣以

汝之於吾而謂異於人之於吾輒變吾所守哉竟不
從其堅介類此李華谷慶億兄弟及朴久堂長遠皆
公族親適居銓席或欲以公爲言知公必不肯俯就
卒莫之生意也公好讀書手未嘗釋卷其於史記綱
目尤融浹貫徹仲父東溟公文章高一世而見公作
未嘗不嘖嘖也麟蹄公亦慱學能文然年近五十猶
隨公入塲屋供筆研之役不敢自就曰吾兄赴擧吾
何敢後兄而先己其家行之篤又如此丙寅夏感微
疾不起享年五十三窆于高陽泉青里酉坐之原初
娶延安李氏領議政延陽府院君時白之孫郡守悅

之女不育繼娶清州韓氏縣監挺箕女有一男三女男壽淵進士鎭川縣監女郡守尹志益直長洪遠度士人李昌彦壽淵三男一女男光殷文科持平光周光漢女適金載尚尹志益四子二女男敬夏敬殷敬周文科承文正字敬明女適郡守李思胤士人權攝洪遠度一男一女男望人女適尹溉慶李昌彦繼子雨祥一女適呂善徵公之著述散逸無存者顧嘗聞金三淵昌翕恒誦公一聯曰澗底生新草巖邉落晩花以爲逼唐而及其挽公則云奕世文章骨傳家道氣叢蓋紀實語也方公没時鎭川君年纔六歲東溟

公諱斗卿麟蹄公諱正陽銘曰
公在風塵矯如海鶴所以愛畜惟友其德童子欲焉
公擧以畀在我在人脫然無累皜皜之潔困于泥塗
九皐之唳莫徹天衢鷄鶩紛紛啄腐競穢翩然遐逝
俯視濁世童子老矣乃述乃撰遡懷雲霄有涕其隕

恭人韓氏墓誌銘

恭人淸州韓氏太師蘭之後縣令挺箕之子翊贊尹
公元之之外孫處士鄭公純陽之妻鎭川縣監壽淵
之母始恭人早失母育於外王母吳夫人寔晩翠億
齡之孫老多病其起居飮食非恭人不能安每歎曰

吾見世之婦女多矣既通且哲未見有如吾孫者內舅僉正坪亦甚重之遇事多咨而後行及歸鄭氏姑崔夫人性嚴諸子女鮮有當意者惟恭人終始無絲髮致責辛亥崔夫人沒歲仍大飢疫斗米百錢恭人能左右拮据朝晡饋奠不失其時與妯娌居怡怡咸得其歡心勤於女工閫內之政井然有序及處士公下世鎭川君年甫六歲而兩女又未笄宗祀凜凜如一綫欲絶恭人晝夜抱稚孩哭於筵几淚涸而見血目爲之盡瞳人皆謂必無全理恭人忽翻然改圖强自支持卒能成立門戶嫁娶以時恭人於是乎爲過

於人矣鎭川君弱不任遠出而恭人能割愛俾從師於外每以小學中寡婦之子爲戒笄室處士公墓下時節往留以遺孤藐然世故難測欲堅墓居衆難以財力之鉅恭人夙宵營度竟如其志御婢僕嚴而恩乃至居南方千里外者皆能革其悍頑之習奔走𡍼令尤篤於奉先觴豆膟膋必豐必潔非大病晨昏必循審祠門内外至老不廢凡恭人所以爲女爲婦爲母者如此嗚呼豈不賢哉嘗痛本宗無嗣廣求諸族俾尸其後及析產一無所取盡推與之縣令公三娶李淑人其年在恭人子女行娶而窮恭人邀致于家

盡其供養宗黨有窘匱傾儲施與不爲日後計聰明
强記談古今事亹亹可聽到老治家事無倦升斗出
入一不遺錯此又恭人行實之可書者也辛亥八月
恭人在鎭川官舍患痢日增劇每靜卧必屈指至十
四而止問之亦不荅竟以其十四日不起壽八十九
權厝于高陽泉靑里子坐之崗將以明年癸丑合祔
于處士公墓鎭川有三子一女男光殷文科持平次
光周光漢女適金載尚三女壻郡守尹志益直長洪
遠度士人李昌彦其出子女并見處士公誌恭人之
於鄭氏所謂切存亡而德繼絶豈獨閨範之爲高世

而已㦲在法是宜銘銘曰
婉孌之施鬚眉之恧有編閨烈敢告首録更生逝矣
我筆嗟禿
貞敬夫人田氏墓誌銘
原任兵曹判書李公森策戊申奮武功封咸恩君追
爵其考諱師吉議政府左賛成咸平君而母田氏從
封貞敬夫人後五年壬子夫人年八十以閏五月二
十九日病卒將以八月合祔于尼山酒谷乾向原賛
成公墓左先期屬銘於德壽謹按夫人南陽入國初
有直提學桂生漢城判尹得雨謚敬胡敬胡生判中

樞府事與是生副提學稼寔夫人九世祖祖諱澂官
縣監考諱一成通德郎妣坡平尹氏府使聖擧之女
夫人性慈惠承祀主饋動不違則凡於衣服飲食不
喜華靡每擧火時艱窮以詒家衆俾知戒惧恤窮濟
困蔑於至誠乃至箱篋無遺藏待族親撫婢御咸有
恩遠近歸仁焉其教判書公恒以居官廉白眷眷爲
言而尤於事君大節凜然嚴截當戊申之變判書公
以訓鍊大將屢朔扈衛宮城夫人在家病篤上俾判
書公間日歸省夫人即送言判書公曰此何等時而
敢恤私情設汝來吾不汝見矣勿以吾爲念專心戒

事吾之望汝止此而已判書公陳疏以聞上諭以嘉
御毋訓子有方前後遺國衣必具祭服率子婦登家
後園望哭行服及其疾久而判書公不離側又噓唏
曰以吾之病致汝久未造朝無乃或缺於義分汝宜
趂今入覲無專念我為也判書公為世所齮齕屢阽
危機頼上深知其忠終始保全及夫人沒上又教曰
咸恩累經事故色養無多今遺臣創予甚傷惻其令
該曹從厚顧助嗚呼此可以見君臣矣苟求所以致
此則又豈非夫人之教然也唯其脩之身者有以行
乎子行乎子者有以孚于上卒能受隂褒於生前而

致異數於身後嗚呼其可尚也已其可尚也已夫人
有一子一女女適尹憲早寡無嗣子即判書公有一
男希逸進士尚衣直長銘曰
溺情蔽愛婦也皆是嗟惟夫人獨裁以義天褒有赫
薦嘉訓子命官歸賵亦數之異既壽既尊神報厚祉
納銘幽壚戒其傷毀

贈貞敬夫人全州李墓誌銘

夫人姓李氏太宗大王第二子補封孝寧大君沿而
下之至夫人為九世父曰漢城府判官贈吏曹判書
尚淵大父曰慶尚道節度使瀠母曰原州金氏學生

崇文女領議政金公堉之外孫也夫人早孤爲仲兄
僉正維漢所育嫁爲禮曹判書贈左贊成徐公文裕
繼配戊子八月十四日卒壽五十三從葬贊成公墓
左夫人性至孝判書公之喪年未及笄然能躬治下
室之饋朝夕哭泣必盡哀見者感動其制行甚嚴諸
兄弟皆自以爲不可及輒嘆曰使吾妹而丈夫也詎
不爲第一名流惜其局於簪珥宜吾門之衰也贊成
公少孤貧夫人手紡績勤苦立門户嘗有鬻漢書者
贊成公意欲取之顧無以辦其價夫人輒斥所御衣
服以買之贊成公旣貴戱夫人曰近日祿俸亦足以

償夫人之宿債矣贊成公兄弟男女凡十一人夫人處其間無不得其宜乃無絲髮間言前夫人有一女尚幼其慈覆一視已出歲時外邑饋遺必分諸貧族事兄僉正公如父候問之使日踵其門得一味之異必以饋焉贊成公或有過克諍克規或因門隙之窺臧否人物後多有徵一宰相貪婪喜權贊成公因其屢過而造謝夫人謂諸子曰此人非士類而若翁屈已見之何其不自重也誨諸子必擧人之善不善俾爲法爲戒其教女尤有法大而容止辭氣細如組紃織紝靡有所遺以故諸女皆爲舅家所稱及南氏婦

失所天執禮滅性而朝家施以旌閭之典則人皆曰
非獨是婦之賢乃夫人之教使然也使婢僕恩威交
施自宮達外庭無急步高聲而家間事務巨細畢擧
及夫人之喪老少哭之如哭其父母焉贇成公既寢
疾夫人不解衣者累月當極寒夜必沐浴禱天願以
身代贇成公既沒每泣謂子女曰吾年踰半百豈惜
餘生不下從逝者乎過葬久猶不改水飲諸子女滂
泣交諫皆不聽對人言皆身後事及沒贇成公之服
盖猶未練也悲夫夫人長子宗玉今官大司成次子
宗璧今官縣監二君之言曰謝景山之母得歐陽子

之文而顯於後世若吾母之行求之內則庶無所愧
雖其爲子不孝得罪鄉黨不能如吾妹之表章若又
不得執事文是終於掩蔽而不顯嗚呼若夫人之烈
又豈待文而重哉早晩必有爲之言者其爲太史所
記與古之喆母貞婦垂耀今與後可拱而俟也今玆
之述姑以塞二君之意云銘曰
夫人之没晦窩李尚書寅燁以詩吊之曰晩山徐尚
書於我爲從昆况此南山下同居一里門對坐或着
棊併卧或論文尚書有賢婦咄嗟辦壺樽肅肅重簾
靜不聞閫內言淑德與婉儀實爲宗黨尊門闌何輝

赫兒女羅眼前長男旣娶婦少男髮披肩長女已抱兒少女尤娟娟觀者相歎嗟曰唯夫人賢尚書前年冬一疾竟未痊夫人獨甇甇自稱未亡人願與尚書死相從於九原愛子與嬌女決絶慈母恩朝夕淚如泉暮已成血痕至痛煎中腸沉沉病嬰身嗚呼臨絶語聽者亦酸辛婦德節爲先斯義今無存夫人能辦此貞烈動鬼神左氏稱杞婦歐公歎李媛今我觀夫人二女可同倫焉得兩公筆述此照千秋嗚呼其盡之矣吾取以銘夫人焉

長城府使李公墓誌銘

公諱臣龍字夢得李籍全義自高麗太師棹始我穆陵朝有諱濟臣官北兵使贈領議政世稱爲清江先生生諱耆俊承文副正字贈左贊成是爲公高祖曾祖諱厚基掌樂院正贈吏曹叅判祖諱行進吏曹叅判號止庵考諱萬相通德郎妣竹山朴氏通德郎榮先女公之始生止庵公夢有龍徵遂名而字之既免乳不離止庵膝下及止庵公沒公年十歲哀慕如成人癸酉中司馬翌年除厚陵叅奉以親老自免去復除童蒙教官移義禁府都事陞掌樂院主簿遷户曹佐郎出爲梓川縣監居官廉謹吏民懷之辛巳除宣

惠郎兼董山陵補土之役復入地部爲正郎捧穀時
斛外溢墜者謂之剩米多少𡚒私用公盡散親故貧
乏者有餘施及吏胥逆產之籍入及倭貨斥賣者諸
僚輸廉價爭取李相公世白甚駭其爲拘僬人按查
唯公獨無所累李公歎曰吾固知李員外必如此不
如此惡足稱李員外除朔寧郡守地部啓留不遣俄
又除富平丙戌丁内憂邑民歛錢致賻公謝不受民
多泣送又樹碑以追思服闋除司僕寺主簿數月又
遭外艱辛卯復爲地部郎還尙衣院僉正出爲長城
府使値歲飢殫心賑救民以全活舊例官用皆責書

貧少與其直而厚徵其物公歎曰官刻吏吏刻民是
教人以偷也乃以穀千餘斛錢數百緡別為庫貯之
存其本而取其剩俾官用凡百悉於是乎取民大稱
便而後為政者亦不能改也及歸行槖蕭然乃無一
南物丁酉復除朔寧郡守翌年移拜羅州牧使臺官
有嗛公者以老不堪劇論公公笑謂子弟吾老矣吏
後非所樂從今當永謝世緣無以口腹累乃公為也
是歲又除綾州牧使親舊交口迭勸竟辭不赴戊戌
十月十日終于京第壽六十三公為人峻潔堅介不
以貧窮變其所守與人交輸款無所隱間以諧笑英

華溢發平生以廉白自勵不唯在官爲然公之婦弟
嘗析産以歸公公貽書却之曰昔吾先祖清江公常
戒子孫爲吾子孫視財物當如糞土吾豈受此以孤
吾先祖訓戒乎歷職内外而家徒四壁及没篋無遺
衣六日始就歛公之族弟僉正徵成嘗語柳淮陽鳳
逸今世士大夫居官潔已爲吾儕所當法獨有長城
族兄柳曰君則能乎我則不能然公雖喜談人美而
亦不能容人之過時或肆口詈罵其所取怨多在於
此奉病親盡其孝養事季父如父一弟早亡館娶嫂
畜孤姪恩義備至其内行之篤又如此淑人綾城具

氏通德郎錡之女柔嘉淑慎甚得婦道後公十五年
壬子四月二十五日沒始葬公楊州文翰山止庵公
墓側及淑人喪改卜廣州胎藏里艮坐之原移公墓
合窆焉有一男三女男德老娶叅判朴鳳齡女生一
男春培繼娶幼學安相萬女女適柳天齡金錫紀閔
正漸進士春培娶教官黃旻女先君子與公同祖貧
成公在諸昆中尤賢公而德壽自在稚騃又為公撫
愛今追思如昨日事德老以公墓文見托操毫而不
自知滂之流落也既序而銘銘曰
古稱士大夫苟能清白便是七分人其所以尚蕲三

分者抑由他行之未純若公政術著乎內外孝友克於家庭雖加許以九分又孰議其過情

同知中樞府事李公墓誌銘

李之籍韓山者皆祖高麗户長允卿歷數世曰穀曰穡曰種善曰季甸連四世為世聞人源深流長簪組汔今不絕至我長陵朝有諱義培策靖社勳封韓川君丙子之亂戰沒于雙嶺贈領議政諡忠壯子諱穆魁武解未覆試值适變見拘於賊不屈而死始贈軍器判官後又贈户曹判書韓原君兩世並旌閭子諱汝蒺知中樞府事封韓興君諡貞翼遍管三軍門大

爲孝顯兩朝所倚仗初娶延安李氏大司諫衿女繼
娶慶州李氏學生公亮女公繼夫人出也諱基漢字
漢卿幼負氣不羣既就學勤苦過人屢擧解輒屈會
闈戊寅蔭補貞陵叅奉歷廣興倉副奉事尚瑞院副
直長掌樂院義盈庫主簿掌隷院司評通禮院引儀
平市署令出爲楊根縣監加平郡守富平府使莅加
最久餘皆不久居也己亥陞秩爲僉知中樞府事丁
未又陞秩爲同知中樞府事是年六月二十三日告
終于第享年八十葬于仁川新峴午坐之原公氣貌
軒爽進止有威儀內行甚篤事親恭謹無毫髮子弟

過侍疾衣不鮮帶執喪三年不脫衰晩患脚痿不良於行而謁廟與祭雖謹及其病瀕危猶欲叅月望子弟交諫皆不聽命侍者負而至廟力疾行禮而退寔皐復前八日也其至性見於疏節者如此早嬰重疴謝公事雖杜門深居無意需世雖晩從門蔭而非其好也與伯氏判書公不異宮不異財判書公保公如嬰兒而公仰判書公如慈母日清坐相對其樂愉愉姊妹女婦不冠紳不見弟姪有病憂形於色見其良已乃已推之遠近宗族亦然念其飢寒而思所以周濟者無所不至居官自律甚嚴太倉官例用剩穀而

公不以升斗自私及適盡委諸庫中曰用塡其欠縮也在加平五年舉用是道前後既多補民租而又設補民庫俾祛調蔟民馬之弊及歸留簿猶充㓒吏民以為自丙子亂後所未有而代公至者亦為之驚道臣狀褒其異績而邑氓亦追思碑之居富平數朔移疾歸歎曰蔭仕至府使亦足矣遂絕意從官偃仰一室室中唯藥床書架庭植花竹彈琴數曲以自娛而已間亦好觀古人墨跡其隷草各體筆法竒勁非甚病必正衣冠不設惰容接人甚恭雖少者賤者必以貌乞愼樞機不妄臧否人物亦以是戒子孫遇事謙

退不屑爲崖異之行然至其自守斬然有不可犯者以故判書公握兵權三十年而公之庭乃無一雜流夤緣之逕觀於此亦足槩公之所存矣配貞夫人全義李氏司藝雲根女志操貞順婉德無違家庭之間人無間言先公十二年以乙未七月二十九日沒享年六十九葬祔公墓擧一男思胤郡守爲伯氏判書公後取從高祖府使基聖第二子思觀爲子登庚戌進士女適俞勉基判官側出一女幼思胤娶僉正尹志益女思觀娶士人邊致殷女生一子一女并幼俞勉基二子彦集彦慱判書公諱基夏謚貞僖銘曰

謂公蔭吏奚其異於世之蔭吏吾觀世之蔭吏多引賦以自汚公則一塵不累吾觀世之蔭吏厚於要人而薄於骨肉公則跡謝權門而内行醇備入公之室横縢一張枯桐抑架千軸書史但覺清氣之襲座使人利祿之心都死公與世之蔭吏其不類如是然則謂公蔭吏者卽其外之迹乃其中則可謂曰淸修篤行之士

龍驤衛副護軍林君墓誌銘

余旣銘林君大潤矣大潤之兄昌湜又以其先君墓文見托曰斯吾亡弟意也亡弟嘗欲得當世鉅筆以

闡揚先德不幸齎志而沒今其責在我敢繼以請余旣賢大潤而銘之矣銘其子不銘其父烏可哉遂序而銘君諱英儁字際遇谷城人世居松都祖諱六楠以壽聞秩嘉義考諱有善嘉善妣貞夫人裵氏學生大鳳女君少聰慧讀書不輟遍輒暗誦不忘及長有膽畧好觀兵書丙辰擢武科丙寅陞折衝行龍驤衛副護軍戊戌九月二十八日卒于家享年六十五君沒之十五日淑夫人金氏繼沒始葬德北進鳳山巳亥移葬長湍華藏山大圓谷負坤向亥之原君善事父母及丁憂守制甚嚴睦於諸族憂其憂而恤其窮

家雖貧不以有無經心惟以孝友文學勉子姪見人有違行悖德必以禽獸呼之且以戒子侄曰彼所以為禽獸者以其不學若曹可以知戒矣論事是非確然不肯隨俗上下語及古今忠節必擊節扼腕若可以早暮遇者與子昌澤父子間自為知己每語昌澤若能篤志文學雖不第不恨也又曰兵家書益人智慮雖文士不可不觀昌澤嘗從容進言以大人才略何不求自試君慨然曰當今之世無貲不得進吾見亦多矣且趨走諂附非吾性也平居惟日飲無何終不肯干謁當路世亦無為之推挽者故卒不見用而

其所見於居家者止於如此然嘗聞君當管理設營之初凡營陣操鍊之節無能曉其制者帥臣以屬君君馳詣京營一閱其制既還叅稽損益一時立辦帥臣才君之爲擢爲訓長君請以兵家要旨月講而賞罰之爲人所陰沮事遂已又嘗以策干府帥不甚見奇而罷盖君所抱負者不毫髮見試卒落拓以死斯豈非命也歟夫人學生國建女惟端潔婦道甚修姑裵夫人有疾夫人洗濯衾褥在衆婦中獨無難色裵夫人臨沒曰必使某婦沐浴我王舅老無齒治饌品必務細軟王舅每稱其善養沒于戊戌十月十三日

壽六十三有二男四女男昌湜司果昌澤進士贈持
平女出身李後泌通德郎尹禹錫禹逸萬林震垓其
婿也銘曰
介胄其躬韋布其操宗族吾恤父母吾孝善吾斯慕
不義吾唾權門潭潭輦金暮夜衆趍羣湊尻高首下
性吾不能吾飲吾酒澆吾磊塊春生浩浩吾奇不售
匪吾之咎有書在案千古尚友大圓之谷女士是祔
銘于其隧尚永不朽

郡夫人崔氏墓誌銘

余嘗爲李季和作郡夫人崔氏七十壽叙矣後十一

年壬子二月五日夫人以八十一終季和旣祔葬於楊州天磨山其先考林原君墓左而以識墓之銘見屬盖以余知夫人之德有素也嗚呼若夫人之德固宜銘銘其敢辭夫人幼沉靜不妄言笑十九而嫁不及事舅姑猶及事王姑洪夫人晨夕侍側無惰容命之事奉行唯謹凡所以忠養之節靡不曲致其誠二十年如一日林原君有一妹爲金氏婦夫人視之均同氣及其沒於蓐則収其遺孩而鞠諸家其撫憐也又均諸子閫内之政秩然有法嘗曰中饋之職謹筦鑰明簿書要於無漏則可耳覗覗於轉貨殖利以爲

能者怨之所府也儉於飭身凡諸費用必務撙節而至外有賓客則酒食之供唯恐不及尤謹於享先滌器視牲往往徹夜籩豆之實旣豐旣潔訓子唯勉其懋學爲善士不以科第爲榮季和能廢公車業篤志文籍繄夫人教是賴每朝致婢僕於前各屬以事而夕受其成軫其飢寒而厚其衣食有罪隨輕重施罰以是下樂爲用而家道以成自少至老刀尺不去手暑不袒跣勞不跛倚疾言遽色未嘗見於外夫人之德如是可不謂備乎崔籍江陵英陵朝有諱致雲寔爲名臣官吏曹叅判五世而有諱基鏻倜儻有氣節

除官不就生諱文湜文科禮曹叅判是爲夫人之大父父母貞夫人朴氏禮曹正郎潡之女夫人有三男二女男長廷燁工曹正郎次廷爌通德郎次廷爕翊衛司副率即季和也女長適吏曹判書金東弼次適金聖集林原君別有誌狀銘曰

媚兹王姑蒸蒸致孝籩豆靜嘉亦在其廟視外有客餙我中廚肉登于盤酒盈其壺誡兒就學榮吾匪志蚩蚩在庭遵法斂事嗚呼夫人唯德之備我銘匪溢来者其視

忠清道觀察使徐公墓誌銘

年惟乙卯其月閏四其日初七徐公止叔以左丞旨
入侍便殿暴疾舁歸以其夕告逝德壽連三日赴笑
既歸悲愈甚忽忽無生世趣非哀止叔也乃所以自
哀其生也夫人有不免襁褓而死者亦有終其身窮
且賤今止叔年六十三不為夭矣官方伯連舉不為
卑矣死者天地之常理奚可甚哀獨余畸孤之極亢
親愛之粗能問其飢寒差異乎塗之人者無不長吾
先死在世孑孑如贅如寄其所賴而為晚景依惟一
止叔而今又失焉則烏得不自哀其生也哉公之諸
孫奉公體魄將歸葬於楊州某村某坐之原而先期

以識墓之文見屬後死之責其又可辭遂抆涕而書之曰公諱命渊止叔其字也徐氏自麗汔本朝冠冕相望至穆陵朝有諱渻官判中樞府事贈領議政生諱景霌尚貞愼翁主封達城尉是為公高祖曾祖諱貞履南原府使贈左賛成祖諱文夏贈吏曹叅判考諱宗憲江原道觀察使妣光州金氏公自少端方堅貞事親有至行當己巳歲世道大壞公作冬雷賦以見志遂絶意擧業沉潛性理諸書日有新得甲戌後以親命應擧魁丁亥柑製仍擢殿試第三甲例受宗廟直長陞掌樂院主簿禮曹佐郎兵曹佐郎正郎司

諫院正言司憲府持平侍講院文學掌隷院判決事
承政院同副承旨刑曹叅議兵曹叅知叅議户曹禮
曹叅議常帶知製教内所歷也京畿都事朔寧郡守
潭陽東萊驪州淮陽中和襄陽伊川府使皆其所莅
又拜忠清道觀察使外所歷也甞爲谷山忠州未赴
而遆又甞首擬諫長而靳黙凡公所至必有惠愛及
民民多竪碑頌德而伊川民至營生祠而尸祝云始
公之受命赴湖西也當戊申逆變之初賊既殺兵使
遂據清州勢張甚而公手下無兵列邑又皆空公不
得已由牙山直走洪陽行收兵得萬餘人鼓行而西

軍容甚肅將賻賊於西原廵撫使吳公命恒撽公俾以兵授兵使事定議者咎公不由大路赴任搆以避賊廷尉問竄之鐵山吳公命恒李相光佐趙公文命相繼白公忠亮宜賞而不宜罪始見宥後因公陳疏引罪上諭以其時事勢誠有然者任用如舊公淸介絶俗屢典雄邑而其貧如洗身沒之後待賵賻始克成歛性不喜詡詡馳逐公退必閉户看書凡世所㮾慕淡然無足以嬰其心見人有不義不廉惡之若負塗之豕晩喜讀易以為有至樂嘗與余同棲鵖湖講論精義數旬而罷嗚呼今其可復得哉公凡三娶有

二男四女男敏脩進士尹氏出也女李徵著洪應觀
沈氏出也男用脩女李健燮幼未行朴氏出也側室
有二男二女皆幼敏脩有二男一女男有常有綱女
幼用脩有女幼公沒十餘日上臨筵思公曰其人篤
厚由予知之不早不究厥用筵臣宋寅明仍陳公持
身簡靜居官淸白且不喜黨論之實跡上嗟悼久之
曰予猶未知其若此聞其有子不待終制宜卽調用
又命入侍地部官給祭需天眷之及於身後者如此
廷臣莫不感動而益悲公不能得之於生前也余旣
叙公質而不華復系之辭曰

賢孰止叔之如而弱碍先占高位淸孰止叔之如而貪墨輒肆其志忠孰止叔之如而噎媢者搆成厥罪是固當路之責而亦由世運之日壞乃吾之慟不爲公而爲私郢質亡而牙琴絶昔人所爲深悲胡化翁之祝余惟餘日之泣浮子於吾文常加賞愛令以識子之壙尚子心之有契

贈吏曹叅議權公墓誌銘

近世有權公諱益文君子人也始官義禁府都事移氷庫別檢又移繕工監監役其官止於此其道不少行於世固無得以叙叙其操行居家之懿以詒于今

與後云公天姿近道方五歲得三綱行實略受其旨喜對人稱說稍長遂慕聖賢之學終日端坐一室惰慢不設於容敎戲不發於口惟取性理諸書潛心玩索旣又掇取要語手書作屛障而揀其尤切於服行者作小帖置衣袖中出入必目至於燈爐之屬亦皆有銘以自警其篤志嗜學如此嘗從朴玄石論學玄石語人曰權某見解精透他日成就不可量也尹明齋得公恨相見之晩告其家推曰吾見今世問學之士多矣未有如此人之篤實事父母至孝晨起必盥櫛而問候非甚疾不敢懈事爲之間或有少差和顏

以諫入而後已其有疾晝夜不觧衣帶親視湯膳復
常始敢退家素貧大夫人或親鄙事公必以身替勞
至冒風雪拾柴於園林丁亥闔家遘癘公雖在危㱡
中輒舁至大夫人所親採藥以蓋命之退終不退既
遭喪擗擗隕絶人不忍視吊奠之暇遍閱禮書務求
合宜禮父在母喪朞後廢上食公據鄭寒岡所引關
閩諸説以爲雖非古禮非如服喪有二尊之嫌忝酌
經權盡人子之情仍行不廢但止哭泣著説以見己
意事諸叔父母視父母仲母臨沒以三孫托公公愛
均同氣教導有方常曰吾王考俾吾諸父列屋而居

吾儕奚不逮吾王考之意古人九世同居是效是勉
是吾之望是以宗黨慕而愛之有大事必就定朴定
齋恭輔諫死公素不相識操文往哭世尚其風節壬
辰秋感疾轉劇公自知不起却藥不肯服求與僉樞
公訣僉樞公入見公垂涕曰生不能盡奉養今又貽
斯戚兒罪大矣然死生常理願勿疚懷又謂子弟曰
吾母之葬宜還而未還吾目將不瞑矣今以是屬汝
輩又顧趙孺人曰奉老享先繄子是托最後命侍者
取監印封而署之俾傳與勿踈左右泣公揮之曰生
寄死歸烏用怛爲火則曰室中無䀴覩吾目昏矣言

訖而逝十月二十三日也得年五十二用十二月權
窆于楊州注谷先塋側丁未十月還窆于抱川松峴
村午坐之原公庚寅中司馬其年即筮仕所在必盡
職曰旣食君祿不可以官微而不盡其責戊申子一
衡叅奮武勳推恩贈公通政大夫吏曹叅議公字叔
彬安東人太師幸之後自羅麗以來官冕不絶而多
名人鉅公按譜可見曾祖諱鑊左承旨贈吏曹叅判
以氣節著祖諱堣禮曹叅判考諱斗相僉知中樞府
事妣淑夫人全州李氏副提學之恒女配豐壤趙氏
右議政相愚女擧三男二女男保衡舜衡皆早沒一

衡文科持平女適趙重行俞彦國一衡一男一女男綷女幼俞彦國一男二女皆幼夫以公之賢尚顯而位乎朝必能克贊王猷窮而在下猶當推其所得以淑後學而今皆不然豈不重可惜哉公於余爲再從兄今於持平君之托義有不敢辭者謹叙其畧而系以銘曰

有粹其行有篤其學家庭之政施及宗族考德則多命胡其嗇令子衡哀思永厥蹟有銘吾與彌久其晰

淑夫人豐壤趙氏墓誌銘

夫人豐壤趙氏禮曹判書贈領議政忠貞公諱珩右

議政孝憲公諱相愚其大父父尚州牧使李公諱長英其外大父嫁爲贈吏曹叅議權公益文妻生三男二女保衡舜衡早沒一衡文科持平趙重行俞彦國其婿也彦國亦文科未仕夫人十八而嫁嫁三十四年而寡又二十三年而以乙卯五月二十六日沒得年七十五祔葬抱川松峴村叅議公墓此夫人始卒也夫人在家而爲孝女最爲牧使公所鍾愛凡所指使咸適其意抑搔按摩必敬必謹牧使公每惜其不爲男子旣嫁而爲孝婦事舅姑盡其誠禮叅議公以大夫人勤勞爲慼凡尸饔幹蠱請悉委夫人夫人竭

心殫力俎豆之薦旣豊潔滫瀡之供極其旨甘事君子爲順妻叅議公嬰疾數十年夫人斥賣釵環以供藥餌親視炮煎未嘗告疲亦未嘗以家事累公公能專意問學無外撓之間其慮者緊夫人是賴教諸子爲義母其有怠於業者嚴辭警責不以慈愛而有所饒時擧歷代人物之得失是非旁及我東前輩所行論說亹亹至於事君之節行已之方尤爲之丁寧反復焉晩年持平君養以專城而衣服飮食稍加於前則輒不樂曰吾安貧久矣此於分無乃過乎處妯娌娣姒之間和而不失其懽心馭婢僕寬而指教有方

及夫人沒哭之皆失其聲夫人之行如此其可謂修
矣始夫人姿性寬和温重人皆謂甚肖孝憲公而乃
其一生窮阨有人所不能堪者夫人能以理自寛育
孫御貧不失其道其視世之婦女怨天詈神若不可
以須曳者其賢又豈不遠哉持平君纍然縗服踵門
而丐銘婦人之德因文而著者也故敘其大而細因
可推云銘曰
婉彼女士善行攸萃克配君子薦成内治胡理斯舛
用菑昜祉有季致孝神報靡忒詞以慰逝亦昭令德

貞夫人林氏墓誌銘

夫人羅州林氏始祖庇事高麗忠烈王官至上將軍
賜鐵券其後繁衍至我朝世有顯官曾祖諱悏贈左
承旨祖諱端尚州牧使贈吏曺叅判考諱一儒僉知
中樞府事贈吏曺叅判妣贈貞夫人林川趙氏洗馬
錫馨女夫人幼聰明善事父母每諸兄讀書輙從傍
聽遂能通其大義及長嫁爲贈吏曺叅判趙公妻禮
以事君子誠以奉舅姑內外交口稱賢婦舅梅窓公
每語諸姊妹是婦衆美旣具且有福氣生子必能大
吾門母趙夫人能文有高識仲兄滄溪公泳每誦書
其側陳說其義夫人在傍時有論難滄溪公喜笑曰

若誠男子也顧不爲兄弟知巳乎辛未梅窓公没丁丑叅判公繼沒庚寅姑鄭淑人又没夫人執喪哀毁躬視祭奠而務致其誠潔己亥以後諸子連擢科甲出入侍從夫人每戒之曰立朝事君當以忠直爲本居官治民必以廉謹爲意無使家聲淮落身名汚衊又擧漢昭烈之言曰勿以善小而不爲惡小而爲之願汝曹終身佩服壬寅獄起長胤在言地夫人語之曰討逆固大義然或不無涉黨論者報復之際用律必過中此不可不察也辛亥仲胤倅交河遷陵移邑大後幷擧夫人自京貽書条錄進排諸節及後民鳩

材之策其料事精詳人所不及甲寅四月二十七日
沒于振威衙舍享年七十五祔葬叅判公墓右夫人
孝友之推而慈仁於物見人飢寒及貧不能辦婚喪
者惻然周恤惟力是視始滄溪公欲狀僉樞公内外
行實貽書夫人曰言行詳記吾不如汝吾願汝任之
夫人遂略記以歸滄溪公沒而有孫貧且窮夫人既
養育于家又畀以田之在湖南者俾資其業趙氏先
代連葬一山高曾既祧而尸祀者貧不能祀夫人曰
幽明無間享近闕遠奚安乎心每節加致奠需俾後
不替嘗從季兄淨經歷江都作江都賦備述丙丁忠

臣烈女之跡又作外先祖仙源金相公畫像賛褒其
忠節而夫人未甞以示人也後乃得之遺篋夫人之
行可書者甚多今只書其大者如此四子尚慶承旨
尚愚正郎尚命校理尚行正言梅窓公諱之耘叅判
公諱衡輔銘曰
婦人之德唯在於媚事尊章餙我酒醬苟其能是世
歸厥美孰若夫人不惟不愆明見卓識逈脫巾幗訓
子以廉直燭幾其明哲通書而識義理之源吊古而
感忠烈之跡嗟斯之德在今疇匹稱為女士夫孰曰
溢

禮曹判書金公墓誌銘

生人之道在家而盡孝悌立朝而著忠勤如斯而已
矣學者所以學此者也學而至於是斯可謂成人矣
其或不資學而能焉者其天質之美必有大過人者
若近世大宗伯金公豈非其人歟子夏有言事父母
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焉
者非公其孰能當之公登甲子文科選隸槐院陞典
籍移禮曹郎出爲江春都事仁顯后遜于私第公與
吳公斗寅朴公泰輔抗疏諫二公拷死而公亦屛居
久之間拜直講慶尚都事遭內艱癸酉制除除兵曹

佐郎正郎出爲榮川郡守甲戌四月中宮復位薦臣
次第進用而公首拜持平敢言無所避遷拜掌令猶
善差湖南左道京試官旣復命除正言遷拜司書尙
衣院正 王世子冠禮時以執冠官蒙錫馬典連除
司僕寺正獻納差謝恩書狀官復命拜司諫俄特授
同副承旨陞左副遷拜襄陽府使周年病遞拜判決
事又出爲驪州牧使旋以武倅差遣見遞拜刑書叅
議承旨又出爲安州牧使廟堂薦授義州府尹因特
命仍任壬午拜江原道觀察使諫官論啓請遞 上不
允公力辭得遞御史自西關歸以治最一道聞命陞嘉

善階拜忠淸道觀察使甲申除慶尙道觀察使入爲
左尹兼同義禁移拜大司諫旣遆連拜工曹兵曹叅
判又爲大司諫禮曹叅判京畿觀察使差陳奏副使
除戶曹叅判旣復命除都承旨持平李世德䟽論科
獄有遠竄命公陳啓請寢由此忤時議呈告得遆出
爲開城府留守乙未拜咸鏡道觀察使翌年以病乞
解大臣亦言公居官盡職勞悴成疾上愍而許之入
爲左尹以䟽斥申球見忤當路退居渼墅扁其堂曰
退脩丁酉復除京畿觀察使屢辭始就朝家新筭北
漢又議筭蕩春而移畿營公論其不便十餘条事遂

已秩滿除同知中樞府事庚子六月 肅廟昇遐公差山陵都監堂上臺臣謂公引觴笑班請削職大臣明公素不飮酒叙拜都承旨公於是職前後凡十二除除江原道觀察使掌令李浣挾舊憾搆公避大議物議駭之辛丑冬特除公戶曹判書兼實錄知春秋義禁府事逆宦尚儉規害 東宮公與諸宰求對請討正言朴弼夔疏論公事多做錯儒臣直公而斥弼夔大臣又陳公善於其職宜久任責成公前已差冬至正使至是廟堂啓留之掌令李景說李廣道又以公帛問李晚成啓請罷職德壽適官中丞疏救公時議益

激公竟呈告遞以都監勞陞正憲差遠接使刑曹判書又兼都摠管備局堂上冬拜判度支公陳疏力辭上諭以度支之務非卿莫可甲辰公年七十八耆社拜知中樞移禮曹判書右叅賛陞左叅賛公之所歷官位止此其在臺地當甲戌改紀之初首論金元燮等戕害相臣之罪又請嚴鞫賊臣趙嗣基以快輿憤又論廢妃時大臣三司導諛之罪請施投畀之典又論陳奏使申厚載創造悖語請加拿問又請嚴鞫張希載謀害國母之罪曰王世子仁孝他日長成必不以恩廢義又論庚申逆獄翻案之罪請竄金德遠等

又言前副提學朴世堂恬退之節淸白之操可以激
勵頹俗况有子能樹臣節請加褒奬又論宮庄曰私
門之占盖廣公家之地日蹙皇朝末年宮庄遍滿民
不聊生羣起爲盜國隨以傾覆今不亟革前轍可畏
又論賊臣李義徵當死六大罪請亟正邦刑持平金
德基請罷副提學吳道一公言道一文學廉白罕有
其比彈文所列即權奸病國之事苟使若是其罪奚
止罷職凡公所言或用或不用而能不顧禍福隨事
正言識者韙焉在襄陽值歲大歉悉捐稅入魚藿貿
粟以賑之民免流亡勸課農桑視民事如家事設庠

馬廳以除迎送弊民至今賴之安州關西雄府凋弊
已極公節縮用度庫儲豊裕勑行荐至而民不加賦
夏大水青山面半百人口并渰沒人聞每夜鬼哭作
求活聲公操文而祭自是更不聞鬼哭始忠貞公莅
是府而御史褒以淸如伯夷政似龔黃及公繼莅人
謂克紹前烈云湖西歲荒多牛馬盜公文告列邑俾
設紙牌其無牌者斷之以盜盜爲之息良役徵族限
其親踈富民甲利痛加禁斷營無親兵分取束伍移
設牙兵悉括倡夫編於行伍置中軍操鍊而犒賞之
士皆精銳可用嶺南煩劇甲於諸道及公視事案牘

如洗宗儒興學裁抑豪强及歸紀公政績於石者遍
各邑各驛皆然在秋曹民有失其家傳寶珠者刺臂
以識及得珠而與人訟於法庭出刺臂為驗公責
之曰以珠而至於傷膚此物妖也珠若不碎後必有
殺身之患即令椎碎爨營囑托之類其來久矣公揭
榜嚴禁徵宿逋而杜假貸請於朝移賑廳穀一萬石
為營穀凡一歲所需及吏隷朔料取辦其耗官既成
様人復改觀舊都凋弊公貸銀業市民罷京案軍專
屬本營収布以補軍需省費節用民力大紓及歸民
相率遮留既不得則繪像立祠堂以祀之北路俗獷

夷或有利財而服他人喪親沒而不奔哭者公別勑列邑痛糾禁揭法文布告使民知所趍避刊印小學而頒布之多備軍需米布謹其儲蔵俾報廟堂始取用以防濫費在地部尤節浮費防奸蠹連經祔廟及勑行而遆官時記簿比舊有加公政術之見於施設者如此丙戌旱甚公疏請須講春賑而仍勉存心節用言甚痛切申球投疏搆尹魯西宣擧謂之誣辱孝廟當路大臣陳劉助之上始斥而終入其說公慨然陳疏曰昔章蔡之徒攻司馬光呂公著等一則曰誹謗先帝二則曰詆毀先帝古今樂禍輩同一伎倆又

曰向年黨人欲罷宋時烈則曰貶薄孝廟今球欲陷
尹宣擧亦曰誣辱 孝廟貶薄誣辱俱是人臣僭逆之
目時烈宣擧又皆當日禮遇之臣則此無異於誣孝
子以辱其父球而不罷無以懲後已亥以蕩春等城
會議朝堂公書陳所懷曰一都城猶以濶大難守為
慮而連築二城反不慮其濶大難守夫丙子南漢之
不能保良以江都先陷三軍破膽故耳他日遇警大
駕保北漢而棄都城則賊必焚燒我室廬魚肉我生
靈百里外江都之失猶為南漢不守之嚆矢況目前
俯瞰之都城乎仍極論都城不可棄之意辛丑冬景

廟猝下世弟代理之命庭臣屢日爭論而批旨非常
大臣四人即撤庭籲退上聯劄請講代理節目公與
前參判李先佐等在朝房適趙右相泰耉從宣仁門
入請對公等亦從之於是闕內外洶甚四相聞報色
然而驚從捷路疾趍入更請收回成命公進曰祖宗
三百年付托何等大事而殿下乃於即祚元年欲爲
釋務自便之圖乎先大王乙酉傳禪之教因諸臣力
爭而還寢豈非殿下之所當法上即允所請人心乃
定而不悅者暗弩四張矣司果鄭亨益疏斥私親祠
祭之非宜公疏辨曰萬正淳問爲君祭私母之禮朱

子荅以容有别廟春秋傳曰禮君爲其母筭宫程伯
子曰所生之義至大雖當専意於正統豈得盡絶於
私恩令諸臣所請不過建禰立祠而已實不悖於先
儒之訓疏入報聞始掌令朴致遠劾論宣仁門入對
諸臣以爲夜開北門手段至是儒生李義渕等受人
陰嗾繼致遠而起踵相接也然人多顧瞻畏避不敢
明諭直斥公獨指陳明晰痛辨無諱此又公章牘之
播在人耳目者也乙巳四月二十八日告終于渼郊
之退修堂春秋七十一始葬公山雙溪洞壬子三月
移葬于積城羣芳谷忠貞公墓下子坐之原公端重

寡言笑外簡而内和雖在倉卒之際未嘗有疾言遽
色事父母有順無違朝夕在左右服勤不怠任夫人
晩有目疾公能先意承奉盥櫛甘旨之奉米塩鉢綵
之徼一皆以身任之如是者十年如一日任夫人甚
安之殆忘其疾任夫人病且革公斫指灌血及喪致
哀踰禮幾至滅性事丘嫂如事母嫂亦忘其非母也
撫諸姪均已子姪亦忘其非子也事庶母盡其誠禮
生則同爨𣪍十年庭無間言沒必忝其忌祀至年爻
而不廢庶弟幼不使離懷抱病則躬護視以勸以敎
卒使成立庄穀月俸必先分昆弟之家推以至於内

外族黨一接以恩義助其婚喪濟其艱乏唯視力之
所及盖公内行之篤有不可悉書書其大者而已公
諱演字士益金氏系出尙州遠祖需在麗朝官甫尹
入本朝有諱德諴號醒翁光海廢母后正議不阿至
謫斥仁廟改玉敭歷淸要卒官大司憲謚忠貞寔公
曾祖祖諱卨弘文館修撰考諱禹錫刑曹判書謚貞
穆妣豐川任氏贈左承旨衡伯女配貞夫人平山申
氏判中樞府事莊武公汝哲之女克勤克儉婦德甚
備屢從公外藩不以纖芥累公性不吝施與公之恤
窮睦親内助爲多生後公一年死後公三年丁未四

月二十六日也葬祔公墓左有一男二女男東赫娶
領議政趙泰耉女早夭有一女取從兄判書東弼子
光進為後女長適監役李道躋不育次適士人李運
坤有繼子錫奎判書手為公狀托德壽俾為公誌記
昔甲申公按察嶺南也徵序於余余以數百言應命
大要𡵓公家行之淳而勉公推其得於已者以化民
成俗後公屢按藩節必以敎化為先不獨嶺南為然
余固懿公之為而藏之心久矣今於三十二年之後
又以不腆之文識公之藏俛仰人世益不勝殄瘁之
感遂按狀序次系以銘曰

商岳蜿蜿淑氣攸聚蔦降甫尹相麗胙土元帥奮義
大勲以樹嶠嶠醒翁際時昏慜抗辭扶倫狂流砥柱
允矣貞穋行𪏭德茂公承厥緒幼即端秀在家而孝
亦篤其友躹躹致養有順無忤孃眼翳明汝在吾覩
昆季有子謂公吾父孰為踈族均祖吾祖孰寒吾衣
孰飢吾哺家政既脩仕於何有陞牘袖簡不茹不吐
劦角嶷嶷鱔鰌竄怖乃試政術于藩于府黃童白叟
式歌且舞紀德有石繪像有宇王曰休哉汝掌予賦
孰為讒舌競排迭怒有章痛辨厥慝靡售七十歸全
在古罕覯羣芳之原名祖是袝埋文垂蹟後人其慕

議政府右議政趙公墓誌銘

肅廟在位之三十八年其相曰趙公相愚當是時朝野無事民安其業而公之為相又一以重厚鎮物不喜紛更方與數三同志勉以破去黨論專意國家事未幾公去位而朝象潰爛遂不可復合識者至今恨焉始公初拜相入對便殿首請公好惡祛偏私上為之傾聽時有戶布口錢之議公劄言我國立規名分為重徵布之法不及士族麗季戶布至我太宗而始罷聖意固有所在窮民思亂而不敢動者特以士族之參錯其間故有所畏忌而然今乃拘囚催督使之

魚駭鳥散及成禍亂恐無善後之策上善其言其議遂寢又言救荒之政如或緩不及時終為無實之歸請抄綿田尤歛之邑只俸今年身布而停舊未收者又因赦言徒流以上幷宜疏釋田租身布亦宜蕩減以示同慶上幷從之壬辰慶科後公請別設科慰鄉生所取三人二為京儒而鄉籍者公啓拔其名皆公親舊而公不顧也時闕元輔及左揆公獨秉政軸簡諸堂之才者分畀庶務而自總其綱要以振紀綱抑僥濫革侈俗保小民為先不自任其聰明而收聰明之用時謂得輔相體因虹變劄請調用人才之登薦

者又請勑監司痛禁前賑遏糴之弊夏病遆拜判中
樞府事癸巳領相李濡兵判趙泰采唱尊號之議公
進劄言昔漢光武始拒封禪而卒登梁父由當時羣
臣不能將純美意區區老臣之意只欲殿下固執謙
德終謝彌文無或如光武之無終先是俞相基以編
書事與尹家搆爭端而權黃江尚夏爲序文盛詆尹
明齋極上焚其文以直尹及是將攪朝局而命還弁
卷首又出補三臺臣論壬辰科獄者公上劄切諫不
省繼有申球投疏言尹魯西宣擧集中有誣辱聖祖
語上察其傾險斥不受而當路相臣徙惠之竟命毁

板又命勿捧辨章公又陳劄諫曰卽文而求其志其慷慨惻怛交修共勉之意有足以感泣義士孝廟受之而未嘗謂誣辱厥後五十餘年之間亦未聞謂其誣辱聖祖者突有申球翔出危言年少臺閣猶不忍顯右其說彼大臣激風波旣定之後罪其人毁其板以實球言而事變極矣勿捧疏章旣開後弊謫配儒生處分尤遽顧察微臣將死之忱収回前命又不聽丁酉因辭廩屢有輸送命公復以疏陳情曰前秋毁板時惇光之諭士禍之說日登章牘大臣對辨不唯曰誣揑殿下亦唯曰誣揑臣果奉信不敢致疑於層

激之論厠聞近日所處分大相刺謬追奪之典并及泉壤不意我殿下光御之日乃有如許舉措臣以前日進言之人罪釁層積不敢開喙論列唯有辭廩辭位以伸私義而已批旨顯示未安之意其秋上台左相李頤命賜獨對多有非常之教既夕下備忘俾世子聽政中外嚾嚾莫測其故公久而始知之流涕陳疏曰殿下樞機一失衆心滋惑翻傳言語往往有不忍聞者流播遠邇誠非細慮臣願誕敷綸音明告中外以向者之教出於輕遽今已快悔非有他憂為教而益篤慈愛之念勿留芥滯之意則臣庶之疑可釋

東宮之心可安 上卽宣備忘如公旨而賜優批戊戌
夏宿疾轉劇公於恒日雖甚病不廢梳洗至六月三
十日日加午猶自力盥濯移時奄然而逝春秋七十
九訃聞上震悼輟朝賜東園秘器吊祭禮葬如例閏
八月丙寅葬于永平楸谷甲寅改葬于豊壤紫霞洞
申坐之原李夫人祔焉公字子直號東岡豊壤人始
祖孟高麗開國元勳爲門下侍中平章事至本朝穆
陵朝有諱磏司憲府監察贈吏曹判書寔公曾祖祖
諱希輔分承政院承旨贈左賛成考諱珩禮曹判書
贈諡忠貞妣貞敬夫人泗川睦氏叅判長欽女公六

歲時仲嫂洪夫人抱謁鶴谷相公與之席不坐曰在長者前不敢席也畀之帛俾製袍又辭曰吾雖幼儒生也焉有儒生而衣帛者相公大奇之丁酉中司馬遊於宋同春浚吉門同春甚期許戊申館學請以神德王后祔廟是舉也異趣同辭而公為疏頭己酉世子入學公又為將命亦士望所歸也壬子除翊衛司洗馬甲寅肅宗即祚以宮官陞司畜別提出監漣川縣乙卯同春被追削公與同門疏辨坐謫南平明年宥還己未丁内艱服闋除户曹佐郎出監泰川縣公名論甚盛早負公輔望而顧久留落至壬戌冬始登

增廣文科甲子拜持平首論東萊府使韓搆行已賤
汚又論執義李宏輕停重論　上怒特遞公職差訓局
郎西學教授兵曹正郎承命廉問湖南薦授弘文館
副校理兼知製教移拜吏曹佐郎嘗因筵對請寢淑
儀房兩處折受又請蕩减湖西帖價米　上皆從之㝍
莊烈王后玉冊陞通政因拜全羅監司因臺啓収新
資并遞藩任拜議政府舍人移副應教應旨與館僚
聯名陳劄余先大人論外戚及宮姬被譴公既伸救
而又請頻開講筵　上并嘉納又論平安監司尹堦贓
汚不法黃海監司任奎按湖南時為嬖妾設神祀宣

化堂俱不宜畀以重藩奎陳疏反畧并及桊仁虛錄
事因是配楊州䝼樹驛大臣有爲公言者乃得釋丁
外艱已已服闋而朝著一變不復須宿跡矣由司導
正出爲洪州牧使無何棄歸拜司成宗簿正左通禮
因徵事罷叙拜司成出守瑞山郡甲戌春陞拜江界
府使更化之初南相公九萬筵白趙某不宜久置邊
地特命内移除禮曹叅議大司諫同副承旨又除吏
曹叅議兼承文副提調因旱災有甲戌竄謫人會議
疏釋之命公言如此則可否相爭必無了當之期宜
令刑官分別諸罪進之都堂聚議奏行然後三司舉

其得失又言外獄淹滯之可理役布侵徵之可革除
大司成副提學兼備局副提調擢拜開城留守以違
禁乘轎削黜叙拜大司諫上陳弊疏請檢田以正經
界减額以均軍役因言吳道一文辭清白足以煥猷
勵世臺劾過實殊非通融用人之道批旨褒嘉拜都
承旨户曹叅判兼同義禁府事又拜副提學因晝講
言當此儉歲两宫修繕恐歸豐亨之舉新宫奴婢田
宅之價無所减亦有歉於聖德遂引漢文罷露臺事
勉戒承輝殿災公請對備言刑政失中又請命两醫
司定醫官備藥物以救民間病癘者軍丁流亡一切

刋除改定軍案以紓民急并賜採納端宗祔廟上將
親臨公以都下癘氣方熾陳疏請寢上怒切責命罷
職不叙因玉堂劄救寢前命差思陵都監堂上移拜
京畿監司用封陵勞陞嘉義上民瘼變通疏凡三條
庚辰拜吏曹叅判兼同經筵嘗於晝講講易不遯遺
之義因言西北多人材如使五軍門擇補將校俾習
營陳節度歸為本土將領既有以聳動邊士之心而
兼有教鍊之益所謂操約而施博者儒臣有以畫師
工匠常留禁中為言者公進曰欲為器用則求巧匠
欲為繪事則求良師夫君德成就化器用繪事為大

乃不思擇人而任之乎兼右副賔客李左相世白劄
論兩銓長薦望時傳言之誤持平李德英又疏訐公
注擬之偏辭遆除刑曹禮曹叅判因枳盖萬澤臺望
竟致公于理政院玉堂争之不能得仁顯王后喪差
山陵都監堂上未幾擢拜刑曹判書上賜後宫張氏
死公疏請全恩移拜右叅賛大司憲兩司方合啓論
南相九萬柳相尚運尹相趾完公引避見遆諫院繼
論罷而上亦屢下嚴教叙拜知中樞兼都捴管知義
禁差儐使延勑灣上拜禮曹判書左副賔客王世子
手書問以孔孟出處公著說以對遆拜左叅賛申領

相琓李左相畬謂吳公道一嘗侵辱宋同春曾公不絕吳公至閔公銓望吳公旣陳疏自明而公辨之尤晰他日李相来謝前所言失實陞右賓客拜漢城府判尹兼知經筵備局堂上丙戌夏特旨除判義禁府事又拜兵曹判書林溥者鄉生也投疏言辛巳按鞫諸臣不録尹順命供辭中謀害東宮語上命設鞫覈實詞証蔓延逮係者多委官崔相公錫鼎遂請從輕重酌處及李潛疏出上謂初不能明覈溥獄使此流接踵而起命更逮治公内懐不安辭遞金吾及本兵丁亥戊子連拜吏曹判書嘗言於上曰今日諸臣所

達錢穀甲兵等事猶是末務若論其根本惟在自上
建中建極公用一時之人才同心僇力以做國事實
帝王爲治之要也 上曰非不欲保合而不如意奈何
及李觀命之疏劾崔相也 上語侍臣曰吏判言誠有
意見果欲用之而此疏又出如是而國家事尚可爲
乎已丑公入耆社再疏請致事不許庚寅公方提擧
內局而 上忽有未安之教俄又并遞三提調繼命削
黜事出倉卒莫知其所以致此者始崔公錫鼎爲都
提調請乘聖候稍閑時接見大臣講究時務又請設
行大政無使遷就至是左相徐公宗泰上劄伸救而

徽及其事上始因此爲藥院諸臣罪於是新入兩司
之人合啓請罪崔公以迎合上旨大司憲俞得一又
謂公前冬病不叅入診遽劾公而鄭澔繼之竟削奪
敘拜判敦寧府事辛卯夏由禮曹判書遂膺大拜之
命時久旱是日甘雨沛然都民謂之趙相雨公纔經
重病不良於行及罷對趍出幾顚跌上驚亟從小宦
扶出乇出入轝以爲常云公長不踰中人而方面豊
軀儀容甚偉平居終日儼然危坐不跛不倚忠信悃
愊無一毫害物傷人心事親有至性忠貞公嘗患臍
下大腫公爲吮其膿仲兄病革睦夫人將斷指以救

郷曺夏章二男二女命協命愼女適崔守誠次幼李
著亨一男愼濟德壽旣按狀序次公事行而其小者
不盡載官屢經者非有事亦不重錄以爲公隧道之
銘俾後有以信公之德云銘曰
古之爲相惟大是務塗死不問錢穀有主降而不然
存心細瑣公惟識體分責僚佐俾職其職摠厥大者
綱擧目張事罔叢脞潭潭相府萬夫所趍桃李成蔭
苞苴潛輸公惟謙畏絶私屛權僮不添指屋不增椽
有閒其庭公在中堂其坐泥塑其和春陽世衰敎弛
習與性長公敦其行化孚閨閤楊春友愛仲郢家法

推厥攸脩忠君憂國鑿我腔血輸我章牘秉句無幾疾病半之今也則亡後人攸思峙銘詔来用昭臣規

崔而順墓誌銘

吾友崔而順之逝今二十有四年矣二子繼死婦人尸家家益窮困其墓木久已拱矣而無誌於壙無表於隧非緩也勢也而順諱尚健海州人系出文憲公冲集賢殿副提學萬理成均館直講慶昌繼仕本朝以文行著名曾祖諱振海郡守贈左贊成祖諱碩英司導寺正考諱翼瑞敬陵叅奉妣順興安氏贈户曹叅判壽星女叅奉公之喪以毀沒朝家命旌其閭而

順年十七而孤十八而又失母二十二而持大父承重服繼又哭妹喪即吾妻也十年之間無故者纔數年耳其伶仃艱苦有如此者而能自力學不怠丙子中解額戊寅己卯又連中壬午又連中監試別試其中也多兩中或一等當是時名譽四馳遊場屋者咸願一識其面及丁亥又持大母承重服旣闋則年益衰而功名亦晼晩矣然猶連薦庚寅辛卯解而卒困於無成以死嗚呼豈非命哉余與而順少而同筆硏未嘗一日離也每朋遊萃集談論競起而順在其傍若無聞睹者最後徐出一言以定其是非衆皆憪然

心服大比日而順據席而坐衆四面環而嚮之待其落筆疾趨爭先覩或至就手中奪取而曾不色愠顧且嘻笑曰文當自吾腹中出而乃覔人手中耶而順於書汎濫無所不通自聖經賢傳外旁及老佛諸家稗官小說尤喜卲易凡陰陽變化之理死生反復之說皆能默契其妙其爲文取材愽而用意深清勁要妙不染塵垢惜其爲功令所奪不能究其業也其叔父艮齋公絶愛重之嘗與論古今聖賢立言之旨諸子同異之辯性命之源事物之則世運之升降文章之高下靡不揚扢貫穿極其歸趣乃嘆曰汝之所質

於吾者少吾之所得於汝者多若殆非我輩人也及
其死艮齋以文哭之其詞甚悲其曰汝之受賦於天
純善無雜孝友慈良温厚醇謹口無擇言身無過行
入則父兄愛悅以為賢子弟出則交遊親附以為良
朋友者皆實跡也其沒以甲午三月十八日距其生
戊申為四十七寒暑始葬利川新谷丙申改窆于陽
城白蓮峰下丙午又移葬同麓丑坐之原孺人昌原
黃氏祔焉有二男二女男裕興祉興皆秀而早夭女
適正郎趙鳳命士人李德明裕興取從祖弟普興子
粹麟為後女適士人閔孝達祉興亦取普興子粹熊

為後始吾哀吾妻之早死無後也以吾長女歸之社
興卒亦無後吾女與粹麟嘗請於艮齋請書其可書
者以為誌艮齋曰吾耄不可為也字呼余曰宜托之
仁老吾有哭死文是可徵也至是吾女與粹 以為
言遂揮滂而為之書如此艮齋公諱奎瑞官領議政
為世名臣銘曰
天之道窮於其身不窮其後既窮其身又窮其後文
學高世而曾不一售兩兒稱家而苗而不秀奚嫉才
高奚憎德厚高穹黯黯奚從而訴鬼神沉沉奚路而
叩惟是艮齋之文仁老之銘其尚能使公而不朽

崔祉興墓誌銘

君名祉興字汝吉亡友崔而順之次子而吾之長女壻也母黃氏佐郎鐸之女其生以乙亥八月十五日死以乙巳五月十八日嗚呼短哉君稟氣清弱若不勝其衣也言語重澁若不出其口也然文思清壯有古作者氣喜從先輩長者訪問古事嘗從余讀書凡文義有盤錯必深思默究得而後已或舉以問於余余多不能對第告之曰陶元亮讀書不求甚解若胡滯之甚也篤於行誼其兄嘗在鄉遘厲君以父命不敢往視而寢不解衣帶食不御滋味者數月及其兄

病愈相見而後始復常甲午遭父喪號泣人不忍聞一日之內隕絕者屢繼遭二妹喪既祥而兄又死哀傷成疾頗失常性萬孺人泣曰兒自幼慕父母異甚得一味輒忘其口而惟父母之遺既長未有一事忤父母意者淡於物欲無一毫累其心惟於文字見解穎異非他兒所望然以其清羸善病故年踰十歲猶禁其讀書父愛念之每出久未返必出門而望其歸也今胡至於此聞者悲之乙巳夏病益甚卻藥不肯服曰死期至矣服藥何為遍呼家人若告訣然俄麾使出命傍人正席而沒哀哉吾女嘗丐銘於君之從

祖艮齋相公公既許而未及爲也及公沒女又泣而
請於其父昔藤子羨之妻號泣於其父杜祈公曰吾
夫屈于生猶可伸于死屈于人間猶可伸於地下吾
女今日之情即杜氏當日之心也其忍孤其望乎遂
出涕而許之𠂌君世閥已具於而順誌玆不備載云
而順諱尚健艮齋公諱奎瑞銘曰
其姿玉雪如也其文錦繡如也惟篤於孝友竟死於
孝友後之君子尚加哀傷勿以鋤犁或犯其塋

禮曹叅判黃公墓誌銘

故禮曹叅判黃公諱甬章字子聚湖南之長水人也

其先出於新羅侍中瓊至麗朝曰公有棄官避李義方之亂曰鑑平號逸齋見名賢錄又歷二世逸其譜曰君瑞判江陵府事生喜相我 世宗大王致太平卒謚翼成配享廟庭生致身行户曹判書以五子登科贈右議政謚胡安又五世吏曹叅議贈吏曹叅判廷式無子取弟長溪府院君廷彧子奭爲後官承文院正字贈司諫院司諫又三世而至于公源遠流長數名族者歸之公持身清勤自蔭仕至卿宰四十五年所至皆有政績而視其所居則陋室弊席甚於寒士僮指化初年不增一人泊然無所營爲以是終其身

春秋七十六葬于交河金蠅里壬坐之原公幼秀異
不凡金㕘判始振嘗指庭槐命公賦詩公應聲曰大
木直天高風來枝葉動金公甚賞其氣像早失父母
娉仃孤苦而能自力學凡書過目輒成誦辛酉中司
馬甲子除恭陵㕘奉陞司饔院奉事宗簿寺直長義
禁府都事出監同福縣丙子由地部郎又出監順安
縣辛巳以秋曹郎董明陵復土之役出守朔寧善山
郡庚寅除工曹正郎移漢城庶尹未準朔選部啓授
平壤庶尹公文詞敏給每庠試能自製自書屢入格
壬辰遂擢庭試先進期許甚重不計其衰也移拜安

州牧使道伯書最曰箕民惜去安人歌暮甲午內遷司諫院正言論重臣及講官之昏謬猥雜者乙未除掌樂院正選為嶺南敬差官未復命除侍講院弼善又除司憲府掌令論鄭澔趙尚健護黨毒正之罪大為黨人所嫉果遣削黜屏居江村轉寓陽城邑底與內從兄艮齋崔公奎瑞相依辛丑除司成移軍資監正又移侍講院輔德連擬司諫執義靳點趙領相泰耉請於三品中選擬堂上首以公陞差戶曹參議移同副承旨叙陞左副出為全羅道觀察使癸卯以季子最官侍從推恩陞秩嘉善甲辰以大司諫承台時

有宫婢獄公辠諸僚守閤請査病遆旋除户曺叅判兼副揔管同知義禁府事由漢城府右尹出為江華留守政尚寛簡務持重不苛府多武士每一校有稟百人鑽求公剏校藝之制中多者得之一府頌其公乙巳以承旨叅鞫時事被削黜一掉泝洛河將歸于交河新留守朴師益聞公只持一日粮具糇餱追濟鄭祭酒齊斗語人曰吾居沁久閱官多矣清約不求人知獨見黃子聚府啓復搆公罷竄之鐵山丙午因赦特放諫官争數月不止上終不允丁未東還寓交河之田舍秋除同知義禁府事差冬至副使以老不

任逺役陳章得遆俄除同知中樞府事户禮曺叅判

并辭遆戊申春感微疾三月初一日告終無戚戚之

容無顧戀之言翛然委化君子稱其達焉公器宇寛

厚邉幅濶踈坦率任真與俗異趣其居官尤有古人

愷悌之風對吏民辭氣溫然載色載笑已忽歛容肅

然其嚴冷若不可犯左右無不震恐至不敢仰視盖

其寛猛互施要以濟吾之政而已是以其在外政績

尤多可書者在同福理清訟平官以無事則貧而廪

農者備種與糧而勸其業男女有婚嫁失時資其衣

衾俾不愆期儒生則以身為師而課督不懈在順安

海州崔氏郡守贈判書振海女娶安東金氏江華府經歷世輔女性端慤治家有法先公二十五年而沒生四男一女男長旻山陰縣監次昱尙瑞直長次㬚早夭次㝡文科大司諫女適士人李浚側出二男星彙公宰順安日先君子按關西節每與公語未嘗不移日旣退又未嘗不惜其久屈于吏也先君子下世十四年而公始擢第今公沒且十年而余亦老矣俛仰人世不勝今昔之感謹因公諸孫所托畧記公官世行治以掩諸幽以告于後之人云銘曰

黃出長水泒遠而洪自羅洎麗世有名公嶷嶷翼成

相我世宗功存澤民德稱有容餘慶綿綿逮于公躬
公由吏起奮厥績庸祀其垢棼噓以雨風耆幼謳歌
禾麥芃芃翼翼有堂公像在中或篆于石亦鑄以銅
通籍雖晩亞卿之崇功名累人多取爲卤奚恒吾化
浩然歸終金繩之原有幽一宮餙昧有銘刻視無窮

趙同知墓誌銘

趙君爾昌爲其父母乞銘於余三年而不懈益勤孝子之心也序而銘之曰君諱俊者字台老湖南之淳昌人以高麗檢校大將軍璋爲始祖以贈右尹諱瑛爲祖以穩城府使贈叅判諱元弼爲父母完山金氏

龍驤衛副護軍慶瑞女叅判公之副室也丙子生君於丽江鎭甫娩而叅判公病逝扶櫬東歸至松都虜騎倏忽蔽野一行犇號賊䁥而過遂窆於高陽大才洞既長爲毋之多病也不能遊學嘗留意軒岐術而亦不能卒其業每舉以勉諸子長子得山谷詩及莊子書愛誦之君驚曰以此而求售於有司如食烏喙覔飽奚癖之早也爲手寫李白及唐人詩畀之曰此足爲若作詩之程矣謂少子有講才授以經而勸課之屢赴幕招以賑饑勞再陞資至嘉善丁丑三月十五日病終于家得年六十二始葵高陽磚石峴辛亥

十月移窆於水原金水里栢山壬坐之原配始興姜
氏仁憲公邯贇之後而監牧官炫之女資性柔淑奉
祀以誠遇宗黨有禮見丐者輒哺而飼之無難色聞
二子讀書聲輒喜甚曰此吾家簫管聲也性喜盥濯
老而齒髮不衰行步翩然諸子嘗欲上言要壽爵呵
而止之曰吾以一婦人寧可以欺君冒榮槩滿百而
請壽職國典然也以乙卯六月十一日終壽九十五
其十月祔于水原之阡有二男四女男長甬昌學官
有文次甬完僉知女皆適人銘曰
生也美之合沒也坎之從欒欒二子之慕欝欝四尺

之封吾銘在是其傳無窮

兵曺正郎沈君墓誌銘

君諱游義字宜甫青松之沈皆祖青城伯德符族大而門高至君曾祖諱瑞肩以蔭爲原州牧使祖諱得元文科侍講院弼善考諱壽幹無子取從祖弟進士壽根子爲子卽君也妣廣州李氏校理漢命女本生妣安東權氏大司成煥女君爲人慈仁精剛敏而好學卯翁經世書世稱深奥難解而能神領意會辨說無碍善事父母疾病致其誠葬祭盡其禮羣居族處未嘗戲笑偲偲自持儕友咸憚之景廟三年癸卯擢

增廣試苐二名例授宗廟署直長既滿朔矣有所不樂
棄不仕丁未因筵臣言陞付司果戊申始除成均館
典籍移禮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既入侍命輪讀
所講書其聲琅然舉止又雍容　上爲之傾江以末
擬除兵曹佐郎已酉出爲慶尚都事以親病辭遆秋
復入騎省陞正郎兼管軍色善於其職除北路京試
官病不赴旋除咸鏡都事以受由踰限坐罷叙拜嶺
南敬差官又以親病辭遆庚戌獄起君遂被逮矣始
君連姻家奴有妖惡者在囚爲死中求生計既告其
主又并告嘗時來往人以實之然其言前後違戾了

無証據尸獄者不之察惟奴言之信君竟拷死獄中人皆寃之是為十二月二十六日君旣死得血書衣衵間盖告訣於父與兄與妻者又各有詩其辭甚哀乙卯春靈城君朴文秀首諫公寃狀而右相宋公寅明繼之判金吾金公東弼又繼之 上爲之惻然曰庚戌獄頗濫予至今追悔沈某誠矜愍而死者不可復生在今伸雪唯在復官於是遂追復君官爵嗚呼君於是乎可以瞑矣辛亥二月葬於龍仁縣西佳山里坐乾之原配淑人鄭氏軍資監正行五女寬和識義理當君受禍始欲殉君同死及得君臨終書遵君立

後奉祀之命遂定以不死三年廬君墓旣又再上言
訴君寃終能感回天心以開納諸臣言其亦賢矣君
無子以兄游仁子檝爲後亦君遺命也淑人教養甚
勤及長娶叅奉李善源女於是淑人乃曰吾今可以
死矣悴日益甚遂至於晝君忌之前一日也葬祔君
墓余與君有族誼每愛其端飭及君死又未嘗不致
疑於福善禍淫之理今游仁具君狀屬銘曰將以慰
後死者之心且以曉来世余不忍拒也銘曰
世有大菑子獨先罹斑斑者血决絕有辭寃矣酷矣
鬼神爲悲天高有眼降監有時冥冥九泉子寧有知

晳晳其精䜌䜌其儀遠矣随日㫗其能思蔵𩲡有丘尚哀庇之

修撰呂公墓誌銘

咸陽之呂其来遠矣在唐禧宗乾符中自莱州避黄巢亂泛海東来我東之有呂姓始此其後有諱林清仕高麗為大将軍死葬咸陽遂為咸陽人至都統制靖平公諱稱始仕本朝歷六世曰裕吉官漢城右尹贈左賛成曰祐吉公洪道観察使曰裀吉訓錬院都正贈兵曹判書兄弟幷顯于時賛成公子諱爾徵官吏曹叅判藝文提學贈領議政弟諱爾亮官仁川府

使贈吏曹叅議承其後者曰議政府領議政諱聖齊
盖叅議公以都正公子爲後於觀察公議政公又以
叅議公子爲後於贈議政公兩世皆絶而復續議政
公有子諱必升有志行早沒娶完山李氏奉事敏及
女是爲公考妣公稚年祖妣姜夫人嘗私與佳柿曰
數少不能遍及故惟汝之貽公對曰雖少猶當分奈
何獨食固辭不受夫人甚奇愛議政公以兵曹叅判
退居仁川殿最日府隷致堂饌家人將受之公曰辭
官在鄉惡用受官饋丁卯并中司馬兩塲翌年勤議
政公於慶源家有馬乳種議政公所嗜也公見其熟

熟齋以自隨在道而爛不可致自食不忍與人亦不忍遂泣而埋之地辛未遭議政公喪壬申又遭姜夫人喪前後居憂禮無違甲戌服闋除康陵叅奉以未強仕不肯就戊寅復除社稷叅奉己卯以莊陵監造勞陞授司畜署別提由義禁府都事遷工曹佐郎出監鎭安縣乙酉移除全州判官全爲大府素稱事務之煩而至公爲之則沛然嘗有餘暇乃不廢綴文射帿謂倉無見貯之穀無以備水旱城據平地寇來不可守乃節縮得穀數千斛峙兩倉而貯之一則依常平法秋增價而糴春减價而糶使無穀價踊貴之患

且爲荒歲賑備一則爲異日版籍費以府有甄萱故
山城緩急易以入保也崔相國錫鼎聞而歎曰穆陵
朝昇平久矣然趙重峰勸申恪修延安城卒獲其力
於壬辰今誰之勸也而欲修此城賢於古人遠矣破
豪強養户徵奸吏耗糴濯痍煦寒威恵并洽近古稱
善治以公爲首御史監司連啓其績有陞叙命棄歸
坐罷已丑叙拜丹陽郡守旋擢謁聖文科連除侍講
院司書文學司憲府持平疏請破朋黨揀賢才恤民
隱修軍政又取國朝名臣奏議關於時政者每段附
以已見備論經國大務作册子以進　上賜批嘉納辛

卯又以正言陳疏論白骨徵布之弊請亟釐革又言沿邊守宰勿專用武臣京司殿最必考其績無循近例 上又賜批嘉納又言王子宮買龍仁田庄致有訟端而別降判付深爲聖德累言甚剴切 上又嘉納命宮家勿買而歸其訟於有司以考試遺臺嘖坐罷叙除司憲府掌令違牌罷癸巳薦授弘文館校理又選知製教凡違十二牌得罷叙拜修撰冬以繡衣廉問嶺南右道究弊詢瘼條奏甚詳連除弼善修撰公素多病及 肅廟違豫日久每自力承候母夫人宿疴又菼曉夜撡藥寢食殆廢子弟諫其如此輒曰君親之

憂一時并萃雖欲自寬有不可得甲午六月十五日
暴疾卒享年四十九八月葬于楊根郡西水青洞子
坐之原公幼而失父事母夫人克敬克孝凡其所欲
先意承奉乃至飲饌烹飪亦皆身檢暫違其側候問
之使踵相屬也及其有病其色焦然其容遑遑湯粥
之供非手不進家人侍疾久而或怠見公所為無不
惕然加意祖母姜夫人法外離異公每戚於心滂泣
乞申情事竟得追頒誥命得如其志一妹友甚絕甘
分少其或有苦憂形色辭妹曰以我之病悴兄若此
吾不吾病之恤恤為兄恤乎居與物無競非理見犯

能以理遣見人過必好謂退又未嘗泄也與朋友處
不設惰容有事必諮十反不厭務求至至當嗚呼其
可謂篤行君子矣公諱光周字師仲配延安李氏內
翰潤朝女月沙相公之玄孫甚有賢德公嘗自爲墓
文育一男二女男善長文科承旨女適尹東浚李挺
楷繼配全州李氏通德郎孟大女生一男一女男善
明女適李夏行銘曰
公古人才亦古人行其才伊何完府之政黨老謳歌
蝨膝黜屏崎嶔穰穰糾法井井用族敀等用備旱眚
先民有謨在今可鏡口出奚啻遠猷宜省其行伊何

謹我溫凊腆我就養殫我愛敬焦然其色愈在寢病
王母非罪孰謂我請天感孝孫有煥誥命德則多有
命胡不永鬱彼楊阡松栢森映撰文勒後浮云其逬